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三十卷 第五期

目 要

歐美社會需要佛教

當前佛學答客二十問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八——

六祖傳考（二）

厚寬法師圓寂十週年紀念

引禮師圓寂十週年感言

悼念厚寬法師

先師與我

厚寬
和尚
紀念
專輯
題 字

不可思議的神變（佛經故事）

花城新娘（童話）

聖嚴

張廷榮

曾普信

智光

南亭

證蓮

圓證

太滄·東初·月基

張少齊

張慈蓮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十日出版

歐美社會需要佛教

聖嚴

——送釋西諦法師——

美籍僧伽，釋西諦法師，自四月一日來到臺灣，轉眼之間，已是四十天了，在此四十天中，他已受了中國大乘佛教的具足比丘菩薩戒，接受了中國的法名，也作了一次環島的宏法訪問，並舉行了幾次公開的演講。雖於赴高雄途中，車禍受傷，但他所表現的誠懇虔敬與好學謙下的態度，給我們留下了良好而且深刻的印象；我們的教友，對他衷誠的歡迎與熱切的招待，也使他體驗到中國的大乘佛教，確有許多南傳佛教乃至日本佛教之所沒有的精神，臺灣佛教的蓬勃現狀，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故此使他願以此次訪華日程的短暫，引為遺憾，並且已於談話之間透露他的心願，將竭十年的精力，來研究中國的佛教。他之能有此一宏願，實已不虛此行，也可說是中國佛教的榮幸。

釋西諦法師的來華訪問，乃是美籍僧伽的第一人，際此歐美風潮瀰漫人心的世紀裡，能有他的來華訪問參學，毋可諱言，對他本身固有其重要性，然猶不及對於中國人的影響力之大而且鉅。我們凡對世界文化思想史，略有些微綜體認識的人，無不以為西方的物質文明勝於東方，東方的精神文化則勝於西方；爭取物欲的享受往西方去，追求精神的昇華到東方來。但是近世的時代傾向於西方的勢力範圍，東方人之要求追趕時代，實即追趕西方的潮流，所求所學，亦儘是些西方的科學知識，甚有等而下之者流，只學西方人的習俗，即以時應自居者，亦不在少數。中國的時代人物，未曾精讀過一本中國書的，比類皆是，遑論對東方精神的通達，與世界文化的綜體認識？由此形成了凡為西方來的東西，好的固然是好的，即使是西方人的病弊，也把它當做無上的營養品，一股腦兒地吞下肚去，類此的媚外心理，我們是不乏例證的。特別是表現在宗教信仰上面，最為顯著淋漓，我們不希望說西方的宗教，對其信仰者有什麼太多的不好，但却不能不說，信仰基督教絕對不比信仰佛教更好。

釋西諦法師的祖籍是天主教的根基地義大利，現在的籍貫是基督教的盛行區美國，他對西方宗教的了解，當比我們東方人更為深刻，但讓我們看看他對宗教觀念的敘述罷。他說：

「一般人總以為，歐美兩地是天主和基督的勢力範圍，可惜的是，兩地僅只會經是天主基督的勢力範圍罷了！時至今日，一切都變了，美國人有百分之四十是無宗教的，歐洲有些地方還更超過此數，在美國經常去教堂走動的人只有百分之三，據說在挪威、瑞典、丹麥，就連這個數字都還不足。似乎教育程度愈高，基督教的信仰價值就愈貶值似的。」

「現在每一個歐美人，都受有良好的教育，不但能看能寫，還能自由的思考，但對基督的熱誠却在銳減，在大學裏，教授或學生，願意親近教堂的人，已同鳳毛麟角，……理由很簡單，因為教堂是基於迷信上的，不容你追究它教示的理由與來源的。……這些，對有思想的人類來說，都太無稽了，……甚至認為這種教示對人類的智慧是一種侮辱！」

「尤其是基督教，將上帝創造萬物等的一套根本說不通的理論為基礎，這對肯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啻是捏造和謊言！如果讀了新舊約，而仍確信不疑的話，他必定是個不用腦子的人。」

「所以基督教在西方的失敗，實際上是由於它不能終毫無益於有頭腦的人，而致終被遺棄。」

以上幾段話，是摘自釋西諦法師的講稿「我為何信了佛教」，這篇講稿已由臺灣各大報紙雜誌，競相刊出過。我們相信它的真實性，相信釋西諦法師絕對不必因為自己信仰了佛教而去作賤基督教，這在到過歐美並對歐美社會略有觀察能力的人，都可為之「見證」。這對我們中國人而崇信天主基督者來說，無疑是一頓結實的教訓！因為他說：「如果讀了新舊約而仍確信不疑的話，他必定是個不用腦子的人。」可惜，今日的西方社會，已在基督教的迷信中漸漸求取解放，許多的東方人，竟又閉起了智慧的眼，撞進了基督教的迷網！

因此，有人預測，不久的將來，佛教在中國，可能會一度絕跡，中國的大乘佛教則會於歐美勃興。因為歐美人頗有接受大乘教理及其價值的開明精神。這一預測我們固不必信以為準，但以目前的趨勢而言，佛教之向西方推進，乃屬勢所必然。講到這裡，我們中國佛教徒，應該感到驕傲，但也尤其值得我們深加檢討。中國佛教來自西陲的印度，佛教到了中國，生根立腳，成長發展，將中國變為佛教第二祖國，並且東傳日本高麗，自成一系統，如今又有美國僧伽來華，參學大乘佛法，這是我們可以驕傲的；然而佛教之向西方的歐美推進，固在萌芽階段，但此萌芽的工作，竟還不是中國佛教徒的努力，而是出於日本乃至南傳佛教徒們的灌漑，我們不要忘記了，佛教初傳中國及許多的譯經功臣，都是來自西土，我們何以未能先將佛法傳向歐美？所以值得檢討。我們是否犯了說食數寶的毛病而不自察，是否只顧關起門來自我宣傳，沒有打開門窗向外貢獻？我們沒有完備的教育機構，也不以培植人材為前題，時至今日，但願我們反省檢討，急起直追罷。

當前佛學答客二十問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八（大學生佛學研究附錄二）

上期書信題：佛學研究法百條。

下期書信題：大學生唯識學。

本期書信要義：

- 一、依據當前環境，我們自己和我們文化上幾個核心問題，必須加以肯決。
- 二、讀者一些和筆者本人有關的問題，也就是一部份的佛學問題，我們加以說明。

敬愛的讀者，大學生佛學研究這一長文，計十篇論文和兩篇附錄，我們在這一期，就可以結束了，自下期起，我們正式即接寫「大學生唯識學」，也稱唯識廣論，唯識學，我們除在覺世旬刊以「唯識新說」及「唯識學方便談」每期寫出外，又已應臺灣大學農藝學社之邀，作過一次講演，亦提出一部唯識學的勝義。茲並擬自六月份起，正式講演唯識學，而每次講演的綜合要義，一個月積成一講，就在本刊繼續發表，而成為「大學生唯識學」（即唯識廣論）一長者，這是下期起，我們要作的一個新的研究，所以在這裡順便提出。

今天本期我們要研究的，是當前佛學答客二十問，我們二十個問答，把當前一部份的佛學路向和問題，作一個疏導和解決，這是很重要的，為了明白起見，我們乃用問答方式。

客問一：中國文化，過去有學人表示中國是一宗教淡薄的國家，且儒學中又具有宗教精神這個看法，今後是不是適合呢？

答：這個說中國人淡漠宗教等，都不透澈。我們先肯定的答復，今後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必須很明顯的很牢實而具體的要建立一宗教信仰，儒學中雖有宗教精神，但並不即是宗教，所以儒學自有儒學的功能，但宗教亦必同時開出，而負起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一種宗教方面獨立而特殊的功能，這不可含混，亦不可凌越，中國文化若不開出一獨立而特殊的宗教，那中國人生和文化，其根本的真誠和活潑，必然會是一決大的虧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可得以

補償，所以今後中國文化和人生，必然要重建一理想的新宗教。

客問二：既然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今後一定須要宗教，那現在我們有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今後究竟它將如何趨向呢？

答：這我們要從兩方面決定，第一，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必須的，因為信仰自由的本身，即是一宗教所以能開新的德量。所以宗教信仰自由的本身，就是所以尊崇之道。第二，宗教內涵的根本要義，我們必須有下列幾個基本的決定：

（一）我們的宗教信仰，必須是順着我們傳統文化的理路，即它的精神和形式，都不能違背傳統文化。

（二）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亦不能也不必希望發現一神奇，我們最可靠的方法，仍必須是從我們自己的歷史中來逐漸的開新，不可能突然從天上掉下一適合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的宗教。

（三）我們的宗教，又必須是和現代文化，如論理的，如科學精神的，不相違背，乃可以中國人真正去抉擇時，能如理（如理二字極重要的抉擇，能從德，從慧，從信仰具足的殊勝中，不得不如此的抉擇。

客問三：儒學始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再普遍肯定一宗教時，那他和儒家的關係，究竟如何呢？

答：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始終具一主導力，尤其在中國文化復興中具一主導力，這應該是不成問題的，而中國文化今後普遍肯定的宗教，它決不是削弱儒學，而更是助成儒學，它不是與儒學比個高低，而是各有各的殊勝領域。它們各自展開，又相互助成，凡是對儒家正統學說，如人性之德善（良知良能），如孝祭之則，如追遠敬自己祖先聖賢之誠，有其根本興趣的，這個宗教，終將不成為中國人的或中國文化的宗教。

客問四：人道佛教是甚麼內涵？它和大乘佛教，和人天乘，和人間，和

人生、和人格、和人性等有甚麼不同？

答：人道佛教即是大乘佛教，所以特提人道者。這是時代的機緣，勢必如此，即不得不特重人道，人道佛教不意味着即是人天乘，也不意味着即是六道的人道，宗教之所以成爲宗教，像大乘佛教，它固然特重人間，但不即止於人間，固然是人生的，但不即止於人生，固然重人格，但不即止於人格，固然重人性的，但不即止於只有人性，所以特提人道，那麼，人間、人生、人格、人性等固可以包括，甚至不是人間世，人心靈所嚮往之另一世界，甚至不是人之生，而是人之死，甚至不止於人格，而是人之全部，這些，都可以人道統攝，而人道佛教，尤其契今後人類之契。人道不是指人天乘，人道不是指六道之一，而是就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說的，即人之道以成佛，即人而菩薩之道。

客問五：人道佛教，除了上面的答復以外，它還對時代具有一些甚麼積極意義呢？

答：此點極重要，人道佛教所以開出之道，它有下列三個積極意義。

第一、人畢竟是人，人不能物化，人只能萬物皆備於人，所以人道佛教，是徹底消除唯物毒素的。

第二、人畢竟有人而聖賢人而菩薩的獨立尊嚴，人可以感通感應天地神明，但人亦不可低估人的價值，只以匍伏在上帝的腳下爲已足，在任何時地，即連在上帝那裡，人還是要挺然特立。

第三、人之所以極貴者，因有此人心在，有此人心，故有此一切具足之性德，性德不生不滅，性德悲智所起萬行大用，不待遠求，不待外求，人人皆可成佛者，即因人性佛性，並無差別故。

以上人決不物化，人任何時地，一直到成聖成佛，總有其獨立尊嚴，人因有此心在，即性德一切具足，人而聖佛，亦是此性德，因此，所以人道佛教，就機緣說，就時代病痛說，就本源說，都是最爲契理契機的。

客問六：人道佛教，就大乘佛教開展看，就歷史事證看，是否全爲新設？

答：人道佛教，自佛陀創教，至大乘興起，以及中國各大乘新宗之創立，在在都是特重的，也可以說，整個大乘佛教的着重人道佛教，即可以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兩語說盡，再如六祖之禪，處處教人即人即道，即人作佛

的。玄奘的唯識宗，唯識者，正面對人的心說，轉識成智者，即就當人的心識以轉捨轉得而成就佛智。慧遠創淨土宗，教人即生成佛，到了印光大師，更光大之，要人做好人來——敦倫盡分，並即人以成佛，所以佛菩薩祖師處處指歸的，都是教人即人即道以成佛作祖，歷代宗師，正亦是處處重在人道佛教的，不過今後的時代，更見特別重要罷了。

客問七：人道佛教，它所包括重要的要義，是甚麼呢？

答：人道佛教的要義，最重要的有五學，亦可說爲五論：

第一：知識學，它儘可以攝入俗世的知識，慈山大師說：「常聞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涉俗利生。」這即證明人道佛教，也是重知識學的，不是抗拒知識的。人道佛教的知識學，它所攝極廣，但最主要的，像因明論理，像各種應用科學，像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是。

第二：智慧學：這在佛教有兩大宗，都是完成智慧的，一是唯識宗，它是由法相的認識和理透，以成智慧的，另一則是禪宗，它是從開發性德的一直湧現，以生發正智的，即是從空顯慧。

第三：道德學：這在佛家的戒律，有極爲精微的證得。這也是即人即道一部極重要的實在工夫。

第四：行願學：這即是佛家合抱人類救世事業的大悲行願，它的行願，是發自於大悲心的不容自己，這祖國與人類的大服務，即是賴此大悲行願。

第五：信仰學：這即是佛家極圓成之他力宗，它確是體現了人類現在宗教信仰之長和殊勝，所謂即人生即成辦，即信即得，正是此一信仰學之殊勝精神。

人道佛教正因統攝上述五項主要之學，故是真大攝，不拘一宗一派，故是真正人之道，使人人可各就其人之當下——人之千類萬別之境，各就人之個個具足，不稍缺欠之本性以努力，以修德，以成道，以行道，總之，人道佛道，是即人即道，而即人成道，即人而修佛道，並成佛道。

客問八：人道佛教，所以指出人道者，你能說嗎？

答：人道佛教，它一面就總歸說——千溪萬流重在人——人之身心，一方面就當機說，但它雖本是總歸，雖是當機，此總歸之人，此當機之人，亦是一

無增無減，本自然現成之道，然所以認識並肯決得，自亦是付出許多勞苦。

客問九：關於你近寫作品，人多以為多，果然多嗎？何以有如此之多？是不是需要如此之多？

答：此問甚有趣，也係很多讀者的心情，我請各位首先瞭解兩點，寫作之多或不多，第一首先要看作者之願，是為願力而寫，是先有一個求多的心而寫，如為願力而寫，寫之當下，多亦未暇，少亦未暇，則多亦不多也。第二要看環境之趨向，環境趨向使其可以多寫，久久成習，則寫時亦不感其多。現在答最後一問，即是否需要如此之多，此亦難說，依作者之意，多時如少，行所無事，使心神不想因多為之累，又使心神藉此以勤奮，如何能適得其當，此確是想如此用心的，但有時又行有不逮，俗瑣甚多，不寫精神亦應付去，寫而功夫又勉強找出，藉思為修，亦有所助，此是甘苦之言，時代環境和學問素行，只是這一方面練得熟些子，故以此行用，也是一因緣。

客問十：你寫作的態度，我們明白了，你近年寫作的內容，可以大約的說出，好給讀者一些幫助，可不可以呢？

答：作者近五年之作，可以大別為下面五方面：

第一：是我在菩提樹雜誌，寫過「近代兩祖師」以後，所寫「憂患之解脫」一長文，「憂患之解脫」體裁我想分為十二編，三百六十五章，即每月一編，每天一章，作中國人尤其中國人學佛一部進入和通達之橋。我會說過，「憂患之解脫」完全就中國人在憂患之實情取材，每一位讀者如要在我的作品，加以選擇的話，那麼，我歡迎各位先讀這一編有血肉生命的長篇而短章的文字。

第二：是我在本刊寫的「大學生佛學研究」並又繼寫的「大學生唯識學」，這是較為青年學人所需要的佛學，這在青年，自是當機的。

第三：是在海潮音寫的「近代兩大新派與人道佛教」，這一編開展大行大願之論，凡是要用宗教精神，合抱人類的救世事業的，此篇讀過後，一定有助，因為不是空泛的迂論，而是用新哲學的實際行願作證的。

第四：是在中國佛教雜誌寫的禪宗論，和要接寫的新禪學，這我是直接就六祖精神探討的，禪是不立文字，今用文字探討，是否結是知解，還要讀者抉擇，推在一長時的尋覓中，我是以為能寫它而幫助我

很多啓導，這我是要而讀者忠實說明的，我的要接寫的「新禪學」，亦是因為一不得不寫之趣而樂於去寫的。

第五：是在覺世旬刊以智慧哲學頌歌連載的，它也是長篇的短章，近更同時寫「唯識新說」，和「唯識學抉擇談」。這都是深入而淺出的，因為它是報紙，我有很多讀者都讀過了。

除此以外，我去年寫一「中庸的修要頌」兩萬五千言發表，今年已寫「國史教學新論」五萬言發表，近為學校必須要研究論文，我又擬寫一「中國哲學教學新論」一長文發表了。這些作品，是否可讀，那是讀者的事，但寫時都是有義據，都是有統緒，都是從千溪萬流中，歸向一個人道精神，這是作者所一貫的致力處，尤其歸向一個人道佛教，這更有作者確實付出了許多的勞苦。

客問十一：講唯識學，難保不墮入名相中，究竟唯識學如何用名相而不為名相所纏呢？

答：此點實極重要，本來唯識學就是人的一部「新智慧學」，也是一部精神現象學，精神流露為百法，而不是形式的徒自拘限，這一點我在對臺大農藝學社的一次講演，已大約指出一部份，這篇講稿，可以參看。

客問十二：對一般宗教，有探嚴厲的批判，究以何種態度為好呢？

答：嚴厲的批判，直接向其理勇於負責，這當然是好的，但我們現在的人，本身的認識，多還不清楚，即很難用到恰當的正智來批判，因此，假若過於嚴苛，真理未討論出，對方徒生厭，尤其本身，現出一德量上的苛刻，因此，最好在今之世，宗教間仍找其可融可通之處，但自修則須絕對的嚴格，這樣論道，亦就是宗教學者的態度。

客問十三：我們對宗教的新態度，忠於儒學的人還需要宗教信仰嗎？

答：這個要這樣說，真正忠實於佛學，要即在儒學裡有生死安頓之樂，此在儒學深澈的證會，自亦是可能，也可以如此作，但為真擬萬類不齊之人品，為安頓萬類不同之人心，儒學有就人生啓導之功，但對人的生死憂患，一普遍安頓之效，這實不是儒學所具備普遍有效，而實在是須要宗教的，因為儒學雖通宗教，但本身實不即是一宗教故。所以，我們為求自得又普遍安頓各類之人心，我極願誠懇的說一句：必須要有宗教，沒有宗教，將始終是鬆散的，將始終是幾個儒家學人，高高在上的講學而已，但儒學的宏揚，自極重要，但它必須再助以宗教的真擬。

客問十四：今日青年學人的學佛，究以何法入為最契機？

答：此亦不可全部概括，但絕大多數的興趣，則是從聞思修以入，自是平正大道，因此，唯識學本是自聞思修入手的，所以青年學人，自清末民初，唯識學證明以來，就一直為青年學人所愛好的了。惜過去講者，有多少確曾引入名相中以後，再引不出來了。

客問十五：在青年學人，想把握一部扼要的經論，亦可即此經論學，又可即此經論修，並且是一完整的，可以指出來嗎？

答：此亦不可概括，但在知識水準甚高，而又對佛學有泛觀者，最好把握一部論——即是「大乘起信論」。這一部論極極約簡當，或修或學，具有切實可行方法，能守此論，綿密精進，亦必有得。

客問十六：淨土宗的念佛，在研其他宗佛學，亦可用功否？

答：信願念佛是仗他力，由信願成辦，以念佛為直接工夫，此在學任何其他學問，都可以修，此亦是一普遍契機之方法，有知識者，或知識不充者此法都是最初的。

客問十七：作佛學研著，即以此為最高行願，可以嗎？或另有其他行願？

答：就作者個人說，向會是以佛學研著為止極，唯願不可不立，而緣又不可強求，吾人之願，每欲以研著，講學，潛修三者互為環節，進而到具體的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到設立獨立的學院，並用具體的行誼，作宗教的事業，然時與緣尚不至，現在亦只能自六月起，正式講唯識學，由講學到辦學，此亦是一平實的行程。

客問十八：就出家在家，可有所見嗎？

答：印光法師說，出家乃大丈夫之事，凡能捨俗出家者，其心行即此一出家之行，就可見其高潔處，所以我們對出家僧尼，總要以恭敬心尊之敬之，不可徒指摘。我們對在家學佛的人，因為在家信教者最多，我們必須發發揮人而菩薩精神，其大行大願，其淨化潛修，即俗以體真，乃是聖賢豪傑工夫，像近代聖雄甘地，他亦可說是在家的，然而俗世的欲念，何曾有絲毫繫住他，反之，他更即俗世以淨化自己，服役人類，獨往獨來於天地之間，始終是在俗，但又始終是脫俗的，而更轉俗的，所以出家在家，其能達到辦道之精誠，都是可

能的，所以我在在家，但我尊敬出家僧尼。我在在家，但把宗教精神活潑轉出，是想作到不受拘限的。

客問十九：興學固是一大事，但恐不易為，其見何如？

答：辦學誠不易為，但亦不是不可為，從前武訓以乞丐之身，以不識字之人，要興學，就把學與辦起，因此，我們亦不可退屈，願力誠之所至，勞苦積之日久，自有成就之一天。

客問二十：作者與讀者的關係，究應該如何？

答：讀者對作者，他們應該有抉擇批判，他們應該有分別。但作者對讀者，則是一律平等的，我常以為，最愛傷的讀者，最微賤的讀者，最買不起刊物的讀者，可能還是特別純而真的讀者，甘地把他要服勞的人民，都當作神明一樣看待，佛家把要學佛的人，都當將來的佛看待，我們對每一位讀者，也是用恭敬虔誠的心情，當將來的佛看待，當神明看待，不敢輕慢，一律平等尊重。以上二十客問是總解釋一些實際問題，此祝各位淨安。

五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張廷榮敬啟

△這次美籍僧伽蘇悉帝法師，應中國佛教會的邀請，來臺參訪受戒，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佛教會所做的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為中國佛教所歡迎，也為全體中國人所歡迎，因為中國竟還有些東西，值得西方人來學習，大家都

編後話

該感到光榮。

△張廷榮居士的文章，我們讀得很多，他的熱心，使我們感動，這次他在本刊，提出二十客問，乃是讀者們所急想知道的問題。

△禪宗是中國佛教的神髓，六祖大師是禪宗的靈魂，本刊連載會

普信大德的「六祖傳考」，想亦必為讀者之所歡迎。

△中國以倫常立教，五倫之中雖無師弟一倫，師倫大道，却未嘗敢以或輕。在此倫常廢棄的時下，難得有浩霖法師的孝心，為他剃度

恩師，邀稿紀念，實是值得發揚的精神。

△本期有兩篇難得的佳作，「不可思議的神變」，是以文藝的體裁，寫出佛經的故事；「花城新報」，乃以清新柔美的筆觸，注以佛教的思想，寫出精妙的童話。故希望

能够繼續刊出他們的作品。



六祖傳考(二)

曾普信

蕪州又名蕪春，即湖北省蕪州，黃梅縣在湖北省江漢道黃州府，黃梅山在湖北省黃梅縣西北方，就是蕪墓山又名憑茂山、憑母山、在四祖道信住過的雙峯山（破頭山，破額山）的東方，又名東山。雙峯山爲西山。又名五祖山，四祖山接近於楊子江。對岸就是九江，六祖由新州到此地。非常的遠路。需要三十餘天。別傳只說「正月三日出發」。略序以爲當時六祖二十四歲。神會語錄。法寶記以爲二十二歲。別傳以下各各不同。壇經德異本等記述的鑿腰石。現存於黃梅東禪院，刻有「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個字。王維受神會之請，所著的六祖記，亦云師混於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而削髮。柳宗元亦云：師受信具，逃於南海上游，隱遁十六年而入曹溪。張商英的五祖記亦云：龍朔元年附衣法於六祖。然則六祖至黃梅受五祖衣法是龍朔元年。以爲咸亨中到黃梅的記事不對。此中關於腰石，石上有銘的記事，是否真實，不得明瞭，但王維之言，值得信用。又略序所說的龍朔元年（六六一）傳法是六祖在曹溪，與韶州往來四十年，加上十六年隱遁，認定七十六歲示寂。法寶記爲隱遁十七年。

六祖與五祖初相見時問答，諸傳一致，以爲五祖問你從何處來？拜我何求？答以嶺南新州百姓，來求佛法作，即作佛法。問：你是嶺南人，獼猴，不堪作佛。答以人有南北之別，佛性無南北，和尚佛性與獼猴身佛性，無何差，和尚作佛，獼猴亦得作佛。這些問答大概是事實。又六祖已知佛性，必定精通於涅槃經。別傳等即把無盡藏尼的事，作爲六祖到來黃梅以前的事情。否則，應該是六祖在賣柴之間，得了機會，而精通涅槃經。也可以推定無盡藏尼的事情是在賣柴之間的事。而且可以推定此間會到寶林古寺，又會於樂昌縣西石窟，會見智遠禪師。

六祖所說的佛性，正是真諦門，人有南北，是說俗諦門。佛性上五祖與獼猴無差別，這是聽了金剛經以後的心明便悟。這又與大梵寺的說法相同，以爲「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所以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自性含萬法而大，八萬四千智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悉在人性中而本具，皆由性出。自是眞如性，所以見性成佛道，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又外，離相不著，內，本性不亂的禪定，儘是佛行，法報應三身可見於自己的色身中，爲己身的彌陀，唯心的淨土。貪瞋痴癡爲戒定慧。然則悟則衆生即佛，迷則佛即衆生的頓教，與五祖初相見時已說過了。所以五祖以爲「有所見」。

踏碓八個月，諸傳一致，會下千餘人，自耕自足，有耕耘的，有作佛事的，有坐禪的，都是爲修行而來。所以踏碓還是佛事，禪行修行，奉仕於三寶的都是佛作佛行。六祖在大梵寺說法的最後一句

：「在家也可以修行」。這是把五祖之說，實驗於自己的經驗的。六祖已是頓悟直證的人，尚須怎樣禪行？然則六祖之行，不是爲了得悟的，却是證上的妙用的踏碓。所以六祖之禪，基本於頓悟妙修。

(三) 逃 避

八個月後，五祖傳授衣法於六祖。壇經燉煌本，除却神秀慧能的呈偈外，記述五祖在夜三更叫六祖於室內，說金剛經，六祖當下開悟，即傳衣法，又說：衣爲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令其自悟。惠昕本以下，即以爲乃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句而大悟。神會語錄與法寶記，即以爲五祖到碓房，與六祖說話，知其已經見性了，即叫來室內，三日三夜交談，知其證了如來知見，即以衣法付囑。所以古傳不說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

師嗣在室內講了什麼？因六祖沒有說出，完全不可知，只可推測而已。只有傳了衣法，補爲第六祖位是屬於事實。傳了法與衣以後，五祖要六祖離去。燉煌本以爲「若住此間，必有人害你」。神會語錄即以爲「你的緣在嶺南，而且衆生知了，必會害你」。前半的一端大概是事實。法寶記即說：「付囑法及袈裟，汝爲此世界大師，即令急去」。「爲大師」是對於得了第六祖位的人所說的話，這是適當的，「於南方有緣」是對付南方出身的說法，完全相應。

當夜即刻，五祖本身送六祖到九江驛。惠昕本以下各本，以爲五祖至九江驛，五祖執轡，從九江驛渡六祖到對岸，又提起五祖六祖的問答。但九江驛是從黃梅隔了楊子江的對岸，所以大概不是夜間五祖渡過大江而到了九江驛。所謂九江驛就是明代的九江府潯陽驛，隋代的九江郡，唐代的江州，江西省潯陽道九江縣，大江的南岸。九江城在湖北省江漢道黃梅縣西南七十里，大概不是這個。神會語錄云：「能禪師曰：和上，若爲（何能）得去？忍大師謂曰：我自送汝。其夜，遂至九江驛。當時，得船渡江，大師看過江，當夜却歸至本山，衆人並不知覺。」法寶記云：「大師自送，（六祖）過九江驛，（五祖）看渡大江已，却迴歸，諸門徒並不知付法及袈裟與。」

煥煌本作五祖云：「汝將法南去，三年勿令弘」。惠昕本即以爲五年佛法難起……五年勿令弘。汝去一年，吾將前逝」。「三年五年勿令弘」。什麼理由？這個不明白，「一年後將前逝」可能，是咸亨五年的傳法，但與事實相違，前逝大概是死的意思。又神會語錄，法寶記，錄惠昕本以下諸本初說：「五祖於六祖去後三日，向大眾云：汝等將而散去，此間山中無佛法，佛法流過嶺南訖」。可是命令會下五百人千人，即刻散去的事，不像實際，「無佛法」又不成理由。寧可以看作五祖向大眾說：「衣法已而傳去嶺南了」。果然大眾驚駭，懷疑嶺南的誰得了衣法？「時有潯州法如說：慧能不在」，這是神會語錄及法寶記所說。別傳即說「三日而出此言後，五祖示寂」。這是錯誤的。潯州法如（六三六——六八九）於六五九年從於五祖，五祖於咸亨五年示寂後，即入嵩山少林寺，三年後（六八六）爲衆說禪法，義福、普寂等聞其名將欲就之。或說法傳五祖——法如——神秀。大概是因爲五祖的告示，大眾明白慧能爲六祖時。神秀辭別

五祖，以後十六年間遁隱了。可見法如隨從五祖制示寂之時。

當時，慧明知道了，就追趕六祖到大庾嶺。煥煌本以爲數百人，追到嶺，想奪六祖法，但到中途就返去了。慧明以前是三品將軍，性行兇惡，而追了六祖。惠昕本以下又說了許多樣。但，數百人跑遠路到嶺的事，不能置信，半途而返又是怪事。「慧明性行兇惡」，這明明是誹謗。神會語錄，法寶記，只說他在六祖下未悟，尙無難其人格。又六祖恐去身命，即想給與袈裟，慧明就說「不爲袈裟而來，只要聽你出教時五祖交下的言教」。無道心的人就不能跑這麼遠路來。宋傳的慧明別傳，以爲慧明與數十人到嶺。他首先發見六祖，六祖擲出袈裟。他說不爲袈裟，實爲法而來。

法寶記云：「忍大師就確上密說，直了見性。於夜間潛喚入房，三日三夜共語，了付囑法及袈裟。汝爲此世大師。即入急去。大師自送，過九江驛，看渡大江已却迴歸。諸門徒並不知付法及袈裟與慧能。去三日，大師告諸門徒，汝等散去，吾此間無有佛法，佛法流過嶺南。衆人咸驚，遞相問，嶺南有誰。潯州法如對曰：慧能在彼。衆皆奔湊。衆中有一四品官將軍，檢官入道，字惠明，久在大師左右，不能契悟，聞大師此言，即當晚夜倍還奔趨，至大庾嶺上，見能禪師，禪師怕急，恐性命不存。乃將所傳法袈裟過於惠明禪師。惠明禪師曰：我不爲袈裟來，忍大師發遣之日，有何言教，願爲我說，能禪師具說心法直了見性，惠明聞法已，合掌頂禮，發遣能禪師急過嶺去」。（大五〇、一八二）

慧明因聞法而開悟，即改舊名慧明爲惠明。下嶺告諸僧云：「山路險阻，遠望杳無六祖蹤」。跡諸僧即返。一說加上「六祖擲衣鉢，云以力取之，但舉不起」。煥煌不說「六祖令慧明向北化人」。

別傳說「六祖說法，慧明未開悟，居廬山峯頂寺三年，遂而開悟」。

（四）遁隱

大庾嶺以後，六祖到了什麼地方，這個不明白，以後十六年間爲隱遁時期。但神會語錄云：「能禪師，過嶺至韶州，居曹溪，來往四十年」。法寶記又加上「常隱在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亦不說法」。新州是六祖故鄉，韶州是嶺南略到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於五年，在獵師中」。惠昕本云：「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時與獵人說法」。這是基本於別傳的。祖堂集云：「後隱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宋傳云：「能計避生地，隱居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景德錄云：「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懷集四會之間」。德異本，宗寶本即云：「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這些都是基本於別傳的，惠昕本據而述之，德異本又附添了，乃至說了六祖在獵人中不食肉的事，傳說的進化是這樣的。但，大抵都說「到過曹溪」。德異本等即把無盡藏尼的事當作這時。以爲五祖向六祖商討時說達懷則止，遇會則藏」。廣州就是廣東，懷集是廣西省蒼梧道懷集縣。四會是廣東省南海道四會縣。懷集、廣東、韶州成爲三角形，四會在廣東懷集的中間。可以說六祖在通隱十六年之間，往來韶州、新州、懷集、四會、廣東等地。所謂五年，三十四歲到黃梅，三十九歲會見印宗，這個不正確，四年說亦不合事實。

可以說十六年間，六祖常在廣東省的中央部與廣西省的東部。此間曾入曹溪，住過寶林寺。但六祖未曾出家，雖在寶林寺，併不是住持。

(五) 廣州法性寺

六祖在廣州遭逢印宗。略序以為儀鳳元年（六七六）正月八日，加上龍朔元年為十六年，第二年返寶林寺為十七年，但不能說在俗未曾說法。遭逢印宗的寺名，略序不說，但以爲六祖出家受戒的戒壇，那就是指摘法才的癡髮塔記，惠昕本所說的廣州法性寺。法寶記即以爲海南制心寺，但海南是南海的錯，制心的心又是止的錯。別傳以爲廣州制心寺，當今的龍興寺，據光孝寺誌云：該寺於三國時代稱制心寺，東晉時王隱寺，劉宋乃至陳代制心寺，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改制止王國寺，爲乾明法性寺，武帝破佛時作西雲道宮，宣宗大中十三年（八五九）復爲乾明法性寺，宋太祖建隆三年（九六二）改法性寺爲乾明禪院，徽宗崇寧二年（一一三三）以乾明禪院爲崇寧萬壽寺，宣和元年（一一一九）改寺爲官觀，高宗紹興七年（一一三三）改崇寧萬壽寺爲報恩廣孝禪寺，二十一年（一一五一）改廣孝爲光孝，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勅賜光孝禪寺額，清代爲學校。又唐代稱隆（龍）興寺，宋代稱景德天寧萬壽寺，紹興寺。所以各各都通得。

法寶記以爲六祖曾在印宗講涅槃經的會座，印宗問衆人，風幡之動，答爲風動或幡動，時六祖說衆人的妄心動，法無動不動，別傳即以印宗常勸門人商量論議。某夜數人論風動幡動，六祖聽了，即說人心自動。但因傳說容易插入私見，所以確實的事，不得明白。癡髮塔記云：「今慧能禪師，正月八日抵此，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所以風幡的問答，好像在六祖與印宗之間，或者六祖與印宗弟子之間曾有此事。印宗認識六祖。爲弟子聽聞其說法而開悟。印宗本來是五祖的門人中

的學者，五祖寂後來到廣州。法寶記云：「黃梅忍大師法，比聞流嶺南」。大概是印宗在五祖會下時聽到的話。正月十五日印宗召集四衆，爲六祖祝髮，又於二月八日召集名德，爲六祖受具足戒。這時六祖三十九歲。根據略序，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爲羯磨師，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師，中天竺耆多羅律師說戒，西國蜜多三藏證戒。這些人的傳記不明，實爲遺憾。別傳即以爲西京持寺智光，蘇州靈光寺慧靜，荊州天皇寺道應。有寺名，但通字爲道字。

受戒的戒壇，據癡髮塔記說，宋求那跋陀會到達戒壇予識的說：「後當有肉身菩薩，到此受戒」。丁福保增經箋註，引用箋經雜記，以爲求那跋陀建戒壇，達字作達字。光孝寺志以爲「宋武帝永初元年（四二〇），求那跋陀三藏，飛錫到此，始創戒壇，而立制止道場，又記識言」。求那跋陀是求那跋陀羅（Gambhira）的錯，求那跋陀是減少了羅字但同是一人。略序云：「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這大概是基本於癡髮塔記的。但求那跋陀羅（三九四—四六八），於四三五年到廣州，刺史車朗奏聞於宋文帝（四二四—四五三在位），帝遣使迎接，至京師。所以永初元年（四二〇）還沒有到，而且他精通於阿毘曇心，已學大乘，譯出的，多是大乘經，與小乘戒沒有關係，大概不是創建戒壇的人。別傳云：「戒壇是宋朝求那跋陀三藏所置，當時遙記云，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有菩薩於此受戒，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出高僧錄」。名爲求那跋陀，又據於高僧傳，祖堂集，宋傳，正宗記依之。只有景德錄爲求那跋陀。但求那跋陀（Gambhira）（三六七—四三一）爲闍婆王傍出，三十歲（三九六）到師子國，後入南海蘭婆國，四二四年受宋文帝招而到廣州，後停歲餘，遂於四三二年到京師，與律關係密切，時人特稱他三藏法師，他曾授戒於惠果尼，淨音尼等

戒壇在南林寺，但這授戒在京師，京師建業，南林寺又在建業，他是否在廣州制心寺建了戒壇？出三藏記集，梁高僧傳都沒有記載，但是不能因無記載而否定其創建戒壇。不過所謂儀鳳元年（六七六）的傳說是否真實？不得明瞭。而且若說是求那跋陀，就不能說永初元年創建。

又癡髮塔記，及略序以爲梁天監元年（五〇二），梵僧智藥三藏，從西竺傳來菩提樹，種植於戒壇之前，立碑云「吾過後，一百七（或云六）十年，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法王也」。以爲六祖爲四衆，開示單傳法旨，應於此識。智藥三藏，全無傳記，不得明白。天監元年至儀鳳元年是一百七十五年。別傳即以梁末眞諦三藏代替智藥三藏。不作立碑，但作告衆僧，又不說年數。祖堂集承之，舉爲一百二十年。宋傳，景德錄，正宗記等都是一樣。但正宗記不說年數，只說第四代，梁末陳紀的前年（五五六）以來是一百二十一年，第四代是否梁陳隋唐？不得明白。可是眞諦沒有將來菩提樹。

這樣的，六祖出家受具爲比丘，受具後，曾說法。因爲二月八日受具以後乃至第二年停留於法性寺。法性寺住持法才。癡六祖髮，築塔，於儀鳳元年的佛誕日作記。別傳以爲「儀鳳元年四月八日，六祖爲大衆，演說：我有法，無名無字。無眼無耳，無身無意，無言無示，無頭無尾，無內無外，然無中間，不去不來，非青黃赤白黑，非有非無，非因非果」。問以「此是何物？」大衆不能答。是時，荷澤寺小沙彌神會，年始十三，答言：「是諸佛本源」。又作種種問答，夜間又作問答，此沙彌密受付囑云云。但神會於儀鳳元年，僅九歲，尚未出家，這無非是後人的偽造，強作神會爲優勝。確實是神會系統的人所造。這個別傳的六祖傳許多部分表現於後世的六祖傳，又略序云：「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縉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法

實記以爲「印宗共大衆送，能禪師歸曹溪，接引群品，廣開禪法」。別傳爲「印宗六祖，久來曾住何處？」六祖答「韶州曲江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實林寺」。印宗即將僧俗三千餘人送，六祖歸曹溪。若以曹溪爲曲江縣南，這不是正確的地理，但各傳都說歸曹溪，所以出來廣州法性寺以前，確實亦曾往過曹溪實林寺，十六年的最後期是在曹溪的。歸返曹溪是儀鳳二年（六七七）春，六祖四十歲。宋傳即作歸實林寺以前的記述云：「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但五祖示寂於儀鳳元年的二年前，宋傳即爲前年（六七五）十月二十三日。不過六祖於六十六年正月八日在廣州法性寺遭逢印宗，所以不能說上元中在廣州說法。這是宋傳的誤想。但上元三年十一月改元儀鳳，可以說六祖在上元三年正月八日遭逢印宗，其十五日出家，二月八日受具，該年在法性寺，第二年即儀鳳二年春歸曹溪，但宋傳還是不正確。

關於曹溪實林寺，即因智藥三藏要求曹溪村人建寺號爲實林寺，即由韶州牧侯敬中奏聞。天監三年（五〇四）勅賜「實林」額。然則智藥三藏就是實林寺的開山。六祖歸來曹溪時，通應律師外許多入從之，因堂宇狹隘，將擴大之。六祖即向里人陳亞仙，要求坐具之地，陳問坐具幾間，六祖示之，陳諾之。但坐具一展，盡包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亞仙感其法力，只求留存爲祖墓之地。其餘盡捨爲寶坊。坐具之說過於幽默，可是已得曹溪四境，即建蘭若十三所，即今花果院，又名華花院，附屬於實林寺。然則六祖是實林寺的中興開山。大概是神龍元年（七〇五）十二月，勅改實林寺爲中興寺，六祖的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三年（七〇七）勅賜法泉寺額而改名。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勅建塔，改名南華寺。曹溪距離韶州三十五里，站在北江下流北岸，北江接近韶州。而流向於廣州。六祖入曹溪以後不久，韶州刺史韋璠，請六祖出於城內大梵寺說法。這時的筆錄，成爲增經的主

要部分。韋璠又名韋據，因爲傳記不明，所以大梵寺的說法，亦不清楚。

（六）大梵寺說法

大梵寺的說法，主要爲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而令受無相戒。這是六祖返回曹溪以後不久的事。

予以衆生認識本具的菩提般若而見性，這是六祖的根本意旨。爲了闡明意旨，第一：建立定慧不二一體，以爲定是慧之體，慧是定之用。其次即把這個實現於一行三昧，實行直心於行住坐臥。直心是道場，是淨土。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念是眞如。這個意旨就是維摩經所示，六祖本身亦以維摩經爲典據。靜坐禪定爲得無念，自修爲歸自性清淨的佛行。所以色身可歸依法化報的三身佛。即由自皈依而自悟自修。這個皈依變爲四弘誓願，無相懺悔。自性不爲惡行，憍誑心，疾妬心，污穢的，叫做無懺悔，就是受了無相戒，無相三皈依戒，皈依是皈依自性的，只有見性而已。

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自性是摩訶，一念的慧性是般若，沒有生滅妄想而離境到彼岸的叫做波羅蜜，指摘眞如性。實行是般若三昧，開悟的叫做頓悟。即由智慧性般若，觀照一切而不取捨的就是見性成佛。本性常生正見時，煩惱塵勞，亦爲頓悟中物。比如三毒變爲三學，一切由自性而出。六祖的言說中，已有以心傳心，見性成佛。雖無「即心是佛，即心即佛」的成語，其意義已很明顯。這大概是說說法的要領，可能歸納爲「無念的頓悟，頓教法門」。在家也可以修，不一定要住寺。這一點值得注意，可能是禪宗宗旨的表示。這大概是說在四祖五祖五百人會下釀成的思想。後來，變爲百丈清規等，不置佛殿，只建法堂的基本。數年前發過戒壇的六祖，以爲不受戒的在家也可以出家而不修的，不如無。這可以說是極其大膽率直的話。然則壇經的無相頌最爲重要。這又是大梵寺說法的結論。加上遺誡的眞假動靜偈。見眞佛解脫頌，自性眞佛解脫頌而觀察時，就可能探知六祖的大體的根本思想。也可以看出六祖的特質。

佛教的要領在斷惑證理，惑是日常心的活動，凡所有心時不能離，可以說生惑處就是心的所在，並不是有了心而生起惑的活動來。普通的人，對於活動認識其主人，以後反以爲首先有主而生出活動來，但並不如此的，需要改變主與動的區別的看點。動以外，不承認其他，這樣的修法，勝過差別的生活。離開差別時，觸目儘是全體顯現，隨處可能作主。然則，強作惑與心的體用差別的思想，好像是進步得很，可是向不能脫出對立的樊籠，所以並沒有所謂「惑的斷滅」，惑當然是心作用的一部份，例如知識的作用。其他宗教的，道德的，心理的，生理的作用等，想要斷滅其中的一部份，是不可能的。所以斷滅的斷，是不可依義解釋的，這個斷，寧可說是轉回的意義，例如雖然起了惑，可能制之，予以轉向於正道。因是證理的證，也不是見而悟的證見，寧可說是證成的意義。理是正道，眞如，法性。然則不是斷惑而證理，却是證理是斷惑。即由斷惑而想要證理的努力，等於想得「不可得」的東西，完全顛倒了。教下主張斷惑證理，可是古來的教家，沒有一個自覺着自己眞實成佛了的自信，這是當然的。可是尚不放棄這個而繼續努力，慨嘆其努力不足而執持謙虛的態度，值得稱讚，也可以說得了眞的意義。六祖禪的證理就是頓悟，直徹於佛心的。然則所證悟的理是什麼？那是心性，心的自然，所謂理，眞如都是心性。心性並不是可能與動區別的主體的心，却是動心，活動的心以外，沒有所謂心的主人。所謂心儘是證悟，並不以心當作對象，却是歸返於心本來的。融入於本源的，這就是頓悟，心的自然並不是頑固不動的，却是生生流動的，流動的各個方向，含有一切，全體顯現。因其部分的流動的方向是惑，但這個惑，已不是惑，比如三毒即三學。惑業苦即般若，教下以證理爲理想而追求，以期實現，禪宗即以實際的證理爲出發點，那就是頓悟，即由以後的行業，將從其本源現出一切。來叫做頓悟妙修。

（未完）

引禮師厚寬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感言

南亭

和尙，江蘇省，興化縣朱家園人，俗姓朱。於東臺縣草庵，義阡寺，依乾明和尚出家。法名坤成，號厚寬。宣統二年，受具足戒於金陵大寶華山隆昌律寺。義阡寺屬臨濟宗，和尙其第十六世也。民國四十年，以匪難，避居於上海沉香閣，即於是年而圓寂焉，於今十年矣！其高足浩霖師擬出專刊以資紀念，爰就生平所接觸者記之，俾留雪泥鴻爪云爾。

南京金陵大寶華山隆昌寺，為律宗道場，清初三昧寂光律師，讀體見月律師，皆曾為該寺住持，讀見月律師一夢漫言可知其概。隆昌寺春冬兩期傳戒，即沿見月律師之規定。由於春冬兩期傳戒，於傳戒之儀式，唱念，凡一舉一動，莫不有其嚴格之準繩。住眾皆本寺之受戒弟子，職事則由清眾至維那，逐年昇遷，從無躐等之弊，成績差者則留級，因此有一住二十年而得維那後方下山。有清一代，天下僧青年，鮮有不受其牢籠者，惜其所學，惟限於傳戒儀式，唱誦，水陸，餓口而已！厚寬和尚即清末民初寶華山優秀僧青年之一。

民國八年，鎮江焦山定慧寺春期傳戒，予與師兄潤亭，遂亭，同往受戒。開堂師為後來之焦山方丈吉堂和尚。陪堂為隆璧和尚。其第三引禮師則厚寬和尚也。故和尙於予有師弟之分。吉堂大師傳當時為監院兼開堂，一人而二任，事務特繁。故初、二、三壇之教禮復禮，多隆師與和尙任之。和尙之喉音清亮而宏亮，講解清楚，態度溫和，其講戒定真香讚之語氣與姿勢，即今思之，猶歷歷在耳目間也。

戒期圓滿之後，焦山傳統規矩為學戒堂

，由四月初至七月十五期頭止。顧名思義，在求戒而後加以學戒，於新學比丘修學之過程，可謂合情合理。彼時報名參加者，有六十左右人，皆二十歲左右之青年。學戒堂開堂師即厚寬和尚，而陪堂則後來揚州邵北來鶴寺方丈圓明和尚也。

學戒期中。和尙為諸學戒講中峯國師訓誨之修身文字，於戒律却未提一字，此乃常住之規定，及當局者未顧慮及此，非和尙之咎也。

新戒在受戒網菩薩戒之後，例須燃香供佛，即已受戒者前額上之香洞是也。此一香洞在既燃之後，在一月之內必須敷食香菌，口茹之類具有生發力之食物，使其發炎化膿，然後可以連髮根拔去，則盡此業報之身，疤痕顯然，不然則三二年內，頭髮再生，痕跡磨滅，為比丘者無此，往往引為遺憾。和尙於此，特別留心，所以學戒常有口茹麵羹，莫不皆大歡喜而歌其功德也。

予雖愛好書法，偏無此天資，至今毛筆字猶不登大雅。但自幼書寫甚快，因而博得和尙青睞，命抄晚青禪師尺牘，且獲獎小楷羊毫筆兩枝。蓋彼時僧青年多以尺牘為自修之必修科也。和尙善小楷，宗靈飛經，因代抄尺牘之緣，曾請和尙書僧扇

一，字固秀美，而背面且襯以梅華，在當時不啻如獲至寶，藏之箱篋中，三十七年倉皇避共匪，未能携出，於今十餘年，自必化作塵土矣！

鎮江南郊夾山竹林寺，靈泉觀祖之道場也。豫祖語錄中有名句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岩前。所以竹林寺之丈室曰碧岩丈室。三面環山，修竹萬竿，林木茂密，誠養道之大好場所。民國九年住持妙智和尚倦勤，適選法嗣。和尙以德學兼備，與家師兄露亭和尚同受妙智和尚之記別，家師兄法名大觀，和尙則曰大宇。二位戮力同心於山場之經營，田地之整理，厥後竹林佛學院之創辦，使竹林寺呈興隆氣象，和尙皆與有功焉！

民國十九年，予在常州東門永慶寺，華嚴學會，親近應慈法師，聽華嚴經，兼任助教，講華嚴諸詮集部序，暑假期中病傷寒，秋九月至竹林靜養，復得親近和尙，朝夕相處，於和尙一言一行，得其利益者不少。

蓋竹林寺，僻處深山，既無香火，又無經懺，供眾結緣，更屬罕見。所賴以收入而維持百數十人生活，及常住一切開支者，厥為山場田地。山場田地各若干，吾不知其確數，惟左與觀音山，右與招隱寺，後與八公洞相接壤，皆竹林寺之山場也。山上有竹有木，而竹木於初生及其砍伐之時，何者應存，何者應去，一一皆得過目而作記號，山農砍伐或修整時，始有標準。寺中生活儉約，用人少，此等事，皆方丈，監院，親任其勞。

田地雖有佃農，而山民懶墾，舉凡耕種，收割，鋤草，施肥，車水等等，皆得時加督促。此等事亦方丈，監院分任之。

厚寬老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

究竟常樂

太滄敬題

和尚體肥且有胃病，巡山，跑田岸，皆非其所長而不得不爾。竹林寺位於山腰，由山下至丈室，無不汗如雨下，濕透重衣。和尚任之無怨言。加以早晚殿堂，內而來賓招待，外而交際應酬，皆方丈與監院，責無旁貸。二十五年春夏二季，受住持壽師兄之命，竹林佛學院主講，與和尚接觸頻繁，耳濡目染，知方丈、監院之勞苦若此，古人謂：一粥一飯，當知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於此深生體會而知所警。二十年秋，蘇北洪水為災，裏下河各縣，皆成澤國。親教上人常懷法師，於春間接住泰縣光孝寺。警廳政府，救災運動，辦災民收容所，又創辦學社，需人孔殷，一再馳函，促往助理，於是辭赴泰縣，此後見面機會，便難得矣！

二十七年，日寇佔領鎮江，焦山定慧寺，南郊竹林寺，皆燬於日人之故意縱火。竹林寺藏經樓，藏明版大藏經一部，商務印書館影印之記字續藏經

厚寬法師圓寂十週年紀念

智光

十數年來，國難頻仍，大陸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鄉土淪為狼集鷹聚之所，吾鄉諸山耆宿，今已凋零過半，或者拾報西歸，或則蟄居隱，不相聞問者久矣。唯吾得全此一垂老幻軀，安處臺島之一隅者，其幸何如哉？緬懷昔時諸山，能不蒼然欲淚！

厚寬法師者，吾鄉道友也，江蘇興化人氏，童幼披剃於東臺之義阡寺，具足於南京寶華山，復得參學之大成於焦山定慧寺。師之稟賦敦厚，品格卓犖，有岸然不拔之氣，具古德頭陀之風。持律謹嚴，勤懇淡泊，堪與超岸寺守培老並舉，梵唄念誦，佛事規模，可同江天寺（金山）霜亭老等觀。凡舉不論細鉅，無不遵律而作，依法而行，端正方圓，未或稍苟。水陸儀口，威儀極其莊嚴，噪若洪鐘，音韻尤為周圓，蓋為時下佛事門中不可多得者也。

竹林寺，環境清幽，地靈人傑，為鎮江四大道場之一，與金焦北固齊名，尤為禪宗著名叢林，所謂夾山參船子者，即斯寺之先德也。厚師接法該寺之後，維護常住，培植僧材，鞠躬盡瘁，不遺餘力。初於負責監院期間，協助靈亭法師，創辦竹林佛學院，繼於擔任方丈之際，設壇傳戒，作育青年，身口師範，行解重並，可謂勝矣。

嗚呼！邦國離亂，山水重隔，吾與厚師，別十數年矣，竹幕展轉，傳來噩耗，厚師捨報，竟亦十週年矣。難得有其高足浩霖法師，孝心殷殷，一片至誠，索文於吾，謹綴數語，用資紀念。

民國五十年古曆三月十三日寫於臺北華嚴蓮社

皆藏於藏經樓與退居寮兩廂相距二三尺寬度之間，蓋以木板，覆以黃土，初以為即使房屋被焚，兩廂皆磚石所成，法寶可保無虞。誰知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房屋被焚之後，藏經處之木版黃土皆被翻動，經書亦燬。是日人之所為，抑內奸之疑為珍寶所在而波及之，當時僧俗逃避一空，無法證實矣！

竹林寺一變而為瓦礫場，日人猶侵擾不已，彼時方丈為守之，監院名震華，相率暫返蘇北，待機恢復，同寓光孝寺。燈下談日寇事，一提及竹林寺，和尚於當時之方丈、監院，輒切齒痛恨，怪其衛護不力。方丈、監院亦神色沮喪，無詞以辯。然日人入侵，乘其戰勝淫威，野蠻如虎狼，愛燒即燒，愛殺即殺，老百姓手無寸鐵，於生命財產，唯有聽天。竹林寺之被燬，特九牛之一毛耳！責方丈監院保護不力，過矣！但前人之遺一磚一瓦，皆從血汗而來，一旦頓為燬燼，豈不中心如焚，和尚愛護常住之心，亦於此可見。

三十一年，正月，予交卸方丈，退而為佛學社主講。三十三年夏，去常熟西山寶岩寺講仁王般若經，甫經一周，而住持法弟章宗和尚，突告病逝。電報傳來，悲悼不勝，連夜送歸，辦理其喪事。七期中，和尚從故鄉往江南，道過泰縣，寓光孝寺，除照諸山往來成例，設席為之洗塵外，並請和尚登座，設放瑜伽儀口，和尚之清亮嗓音，有規律之寶華山木板腔調，又得親耳一聞，然此為最後之一面矣！

草治義阡寺，亦為當地名利，田產豐厚寺宇軒廠。寺中且有楊柳羅漢一堂，堪稱至寶。楊惠之，初唐人，畫名為吳道子所掩，於是改而崇塑，其塑像之生動逼真，古今迥無其兩。蘇州用直鎮保聖寺，亦有羅漢一堂，且有一佛二尊者。年久失修，風雨剝蝕，嘗為日人所發見，於是攝影作書，始為我政府所注意，由教育部花三四萬元，修理廟宇，組委員會以保管之。此民國三十三間事也。於此見楊塑之價值。惟該寺之法係人，（下轉十六頁）

悼念厚寬法師

證蓮

厚寬法師謝世之十週年，其徒浩慕追懷師恩，爲出特刊，以證與法師在焦岩同參十數期，略誌其生平，請爲小記。

法師江蘇興化人，早歲出家，世系氏族已失考，其世職得五十八春，脫俗四十六夏，戒臘四十二秋，法臘三十一冬。

在民國四年春，予參禪焦岩時，法師任客堂職，民國五年，予授任衣鉢，同在藏經樓聽講佛學者經年，迨民六，予轉職維那，與師同參聲明之學，法師清音瀏亮，梵唄聲發，玉潤金圓，令人樂聞，造詣之深，衆所推重。

尤憶民七春期，還山法師蒞焦岩開講楞嚴，爾時聽衆，禪堂經單及各寮有三四百人，極一時之盛，法師於復座講時，乃將經中要理，反復宣揚，良以本經固以闡明妙真如性，入佛知見，但假阿難尊者之示誡，啓此道場，一重因緣，原因於阿難既不違僧次，却一念逞強，未審自身根器，而爲方行等慈，違律制義，是以首特標明，嚴淨毘尼之句，故世尊詢其見何勝相當初發心？繼之以七處微心，破其迷執，隨破妄識無處之後，廣立十番顯見以剖妄顯真，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以至七大，色心開合，分析微芒，發揮如來藏真性，以期趨證第一義諦，是則爲他經所未有如斯之詳盡者。

背塵合覺，本性圓融，答滿慈尊者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間，究窮三種相生續之因，

復加二決定了義，示根解結，守於真常，銷得根塵識心，彈指超無學，一路涅槃門，而又以二十五聖之圓通妙證，證方便多門，歸元無二，垂教文殊，明白指出法除肉耳能所之機，檢示觀照修覺之道，重申四種律儀，修行戒嚀。毘奈耶中，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之要義，以及三種修行漸次，並闡論七趣五魔，以防墮落外道，惑菩提性。

綜之，五法三自性皆破，八識二無我俱遣，由學佛以至成佛，不二法門，實包含經、律、論三藏，大備於楞嚴一經矣！

當時以法師之智慧特達，窮源探本之詞鋒，全座聽衆，稱揚讚嘆。迨及今時，律儀不修，世風頹承，佛門彌衰，回想曩昔法師復講之際，深深以戒律爲本經主體之言，誠不勝安得斯人復生，庶仗無碍辯才，以弘法利生之感。維是證垂垂老矣，約略贅述嘉言，愧未能盡耳。

法師秉性耿直，儉以律己，寬以待人，屢任各方傳戒要職，靡不法立事舉，民九年膺潤州南郊竹

林寺圓妙二公記前，於是整頓山場寺務，不遺餘力。民二十一年接任主持，更見百廢俱興，辦理竹林佛學院，倡導僧教育，開畫經營，極盡辛勞。竹林寺地處風景宜人，遊人恒集，但其四圍樹木，常遭竊伐，法師護寺護林，每遇魔怨，訟累迭起，求援應質，輒徒步往返，不費常任一文也。

常州天寧寺與竹林同一法系，前輩主持屢有互調者，故有天寧寺之淨祖等塔院在，爲酬謝照顧之誼，年皆撥貼米糧，或遇有特別戒期，以及其他弘法因緣，則每爲預支，時證任天寧監院職，懷念同參，佩欽精進，亦必多方爲之說請，以滿其所願，春秋掃祭淨德月祖等塔，藉之傾訴離衷，參印法理，其後法師因駐軍之苛擾而退居，旋回江北祖庭，仰見大嚴佛像金身，被宵小割竊，怒爲心傷，爰出私蓄，重裝金身，不作募化之行也。

赤寇惡氛，先瀰漫於江北，復難回竹林寺，領導門人，堅守山寺，終以不堪開爭，門下星散，法師猶獨力苦撐，但惡浪邪風，無法株守，逃抵申江南市沉香閣，即維日炊一食，亦難能果，加之目擊無惡不作之匪行，氣阻心

喪而與世長辭矣，嗚呼！傷哉！敬綴系讀偈，以表景行：

淨行禪律，報盡宿愆，但冀乘願，重昌龍天；謾護松筠，似聞梵唱，皎皎明月，彌懷哲匠；略述德業，聊備汗青，鐘傳千載，永留範型。

厚寬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
精神不朽

學人 東初頂禮

先師與我

圖 證

先師厚寬上人，字坤成，法號大字，別號種竹道人，江蘇興化縣人，幼於東臺縣草庵鎮義阡寺投乾明老和尚座下落髮出家，俗姓朱，俗名與世系皆不詳，只知有一哥，曾與我有兩次見面之緣。上人幼即敏慧，學得一手吹打梵唄。年未滿二十，即往金陵寶華山隆昌律寺具足，受戒後，在山安居，除習律儀外，兼習書畫。下山後，曾習禪於高旻。後參學於焦山古堂和尚，於此參學最久，甚得人緣，加之上一人有一表人品，為人不苟，一向謹慎做人，言堂和尚甚為器重，授以寺中書記等職。

自私自利，一切都為人作想，為未來佛教作想，個人犧牲些光陰，不足可惜，只要未來佛教能振興蓬勃起來，每個人將來皆弘化一方，又何勞親己去到處奔波呢？——見上人五十自述。

鎮江南郊夾山竹林禪寺，是林泉豫祖師道場，夾山亦為鎮江四大名山之一，住持妙智和尚，賞識上人人品，於民國玖年與鶴亭和尚同受記別。民國十六年，上人與鶴亭和尚協力同心共創竹林昆尼學院，未數年，鶴亭和尚欲往香島弘化，即卸任給上人，在民國廿一年為竹林寺方丈。斯時寺中禪堂與學院有七八十人，外寮數十人。上人不願學僧多參加勞作，有碍功課進展，故每日午後只有一小時勞作，作體力活動耳。每週開示，上人皆勉勵諸僧：人人要做大善知識，人天師表，佛教未來復興，皆在汝等肩負。上人每晨則導個戶工友栽樹植柏，種竹山下，終日皆不離園田林間，養息前必親檢點門戶火燭，上人回祖庭當家時亦然。上人在時未曾講一座經，亦未曾執筆去註一部疏；上人一生精力專門興隆道場，培植人材，忘去

民國二十八年秋，上人被地方人士敦促返里，重建祖庭，因寺中子孫皆不肯，故亦義不容辭，償還債務，收回寺產，修葺殿宇，塑佛裝金，未滿年，殿宇樓閣，煥然一新，地方諸紳士皆讚嘆上人謂：「此能僧也。」

民國二十九年孟冬，於東臺下壩福慧寺，經姨兄大慈法師之介紹，得識上人。我於幼時曾依東臺西溪泰山寺某老和尚，相命先生亦說：犯華蓋命。我每到寺中對兩旁羅漢甚感興趣，久觀不厭其煩，常像一傻孩。一日，大慈兄又帶我到草庵義阡寺去，見殿中羅漢著七色彩衣，更令我看的癡迷，真不想旋歸，尤其那些羅漢姿態，笑的能令你笑得肚痛，入定的更令你看得入神，十八尊羅漢像，竟沒半個少似相同，越看又越覺得有趣，真令我寸步不忍離去的力，但姨兄催我回家，我老是不願回家，一住就住在廟中兩三天，老喜歡騎在佛殿的高檯上，東看看，西望望，獨個兒還在那兒自笑自語，結果還是家中人找到，才依依不捨回去，一到家，即茶飯不思，老要鬧去看菩薩，過了沒幾天，我就將每天上學早點一角錢結存下來去搭船，偷偷地又去了草庵的廟中

，要上人收我出家做小和尚，可是上人不肯，立即去信家中，家中來人才把我携回，如是者再三，家中人皆沒法，遂與上人商量暫寄寺中，家中却說：「日子一久，他即會生厭的！」可是，事實却不然！如拿寺中生活與俗家生活相較，那是清苦得多了，雖然寺中粗茶淡飯，却比家中吃得香。寺中那時並無半個小和尚，寺中每個人都又喜歡我。本來寺中早晚百十支線香，皆是道人燒的，我去之後，却攪了這份差使，在家是膽小如鼠的我，早晨四點多聽到鐘響也即起床燒早香，加之前後殿堂又那麼大，佛前只有黃豆大的火光，可是我一點都不怕。兩月後，家中人去帶我，我仍不願回家，大家都認為怪事！上人對我確是太好，早晚皆照料我，如同慈母一樣，半夜三更有時還起來看看我，真可算是無微不至。上人知我愛吃糖和零嘴，亦常令道人買些回來。記得入寺頭一晚，上人口授三皈依，至翌晨即記，住寺兩月有餘，五堂功課能朗朗上口。於是年冬天，即投師如儀，始正式落髮出家，取名圓證。翌年新春，上人送入師塾，跟鎮上大姓袁秀才吳鄭君先生讀書。

厚公訓師老人 入滅十週紀念

盡功偉蹟難讚揚 入滅十載未忘

復有高足承遺志 大陸重光耀祖堂

弟子 月基敬題



民國三十二年春，諸山代表惟真和尚，光孝寺葦宗和尚，震華觀諦等和尚，雲集來寺爲上人過五十大慶。事後震華和尚，擬欲帶我至上海讀書，上人亦有意，但恐單身出外，墮入經懺之流，後來上人以寺中乏人收租爲藉口，未准行。今思至此，真有愧對上人！

翌年春，鎮上大亂，初夏時寺中被汪偽和平軍掠劫，上人不能住寺，暫住東臺千佛寺，寺中一切皆付燬我，不久，上人又被法常住震華觀諦和尚邀駕返山。仲秋上人來信云：「常住一切全權交卸中年出家師弟圓修管理，速來鎮江求學；請引覺法師帶汝至泰州光孝寺暫住，已另函至沛霖副師關照。候汝到光孝，再派小佬接爾來山。沿途小心，勿貪嬉戲，慎之！」接讀信後，我很高興亦很煩惱，念念不捨那殿上羅漢。修弟說：「羅漢是不會走的，他永遠在這裡，候你學成歸來，還不是天天可以看到！」臨離別時，我將每尊羅漢都凝視了許久。上人之命難違，遂洒淚向寺中諸人告別。

到光孝寺衣鉢寮小住十八日，上人所遣來人即至，乘人力車至口岸，江水茫茫，登巨輪至鎮江，江中半日，船內悶熱，至舡板眺望，見西天一片烏雲，天又陰，我忽然大聲喊叫：「黑雲來了！快要下雨了！」身旁一老者見而笑曰：「小師傅，此非烏雲，乃徐蔣二山也。」當時甚感頹頹，到山告知上人，還笑我一番。

輪到鎮江碼頭，已是萬家燈火，斯夜遂宿超岸寺。翌晨早登陸，再雇車到南郊，山巒起伏，心中甚是欣喜，過鶴林寺前，路旁左右雙峯突立，小佬告知爲磨簪二山。再行

入桃林村，山峯林立，一抹蒼松翠竹，和紅葉夾雜林間，路邊竹林莊舍，茅屋十數棟，處於山水之間。到來山麓下，泉水淙淙，樹木參天，有凝翠亭，於此少憩，頗像已在畫中。上人在草庵曾說竹林之好，我却不信，今身臨其境，始知上人所言不虛，這裡風景的確太美了！

峯迴路轉，抬首便見「竹林禪寺」山門，入檻，兩旁有哼哈二將，猙獰怒目，乃道場護法神將。院中有康熙乾隆親筆御碑，分立東西。攝衣而上，爲四天王殿，中供彌勒，門眉爲清朝會國奎所書「一生補處」，再拾級而上，見丹墀四棵老古松盤踞中央，云爲六朝某老和尚所植。大雄寶殿巍然矗立，經五觀堂，再穿過影堂廡廊而到禪堂，再右轉踏進二堂寮，詣上人，汝等坐下，即問長問短，兩三月未見，上人倍覺親切！斯晚住到二堂樓上客房裡，休息三四天，即插進學院先修班，課目有：釋迦成道記，八識規矩頌，國文，史地等項。這裡環境幽雅，讀書亦很有進步，但與上人相見機會則亦很少，來山不久，上人爲我添製不少衣單，連一雙裏足布，都準備好候我去取。每次見面都囑我練習毛筆字，可是我總是懶得寫。有一日，上人向我索字看，未能交出，從此就規定每天要寫大字四十，小楷三百，如不交字就不給零用錢，爲了零用錢，每次都是馬虎交卷，所以毛筆字至今仍寫不好。

民國卅四年春，竹院有五六人欲往寶華山隆昌律寺受戒，我亦擬同去，請命上人，上人不但未責備，反滿口高興，並且又爲我添了許多新衣物，二月成行。上人知山中清苦，日食三餐稀飯，有時還慘雜糧，遂給我備了許多乾糧，並命工友送往。有時還乘來往工友帶麥芽，方酥，油鍋皮帶給我。戒期圓滿，上人並未命我在山安居，反說戒期圓滿後，速返竹院求學。

民國三十六年新春，竹院學僧大部份皆昇學他

往，此時武進天寧佛學院正招僧，我又提著勇氣請命前往，上人亦欣然准允。元月十四日到天寧學院報到，幸考試錄取，爲預科插班僧，翌年昇正科。

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往竹林寺爲上人拜年，到常州火車站，車票已無法購得，因華北軍事失利，北方難民紛紛南逃，京滬線各站，因此秩序紊亂。於是我從人叢中硬擠上車，立於車門抵達鎮江南站下車，擠出站外，忽然又換了另一個境界，那是一片冷冷清清銀色世界，身心豁然清涼，遠山近麓皆是白皚皚地，把煩惱身軀，也澄清得一塵不染。午後到達竹林寺，見上人拜年如儀，將坐下，忽來兩位遠客，一爲光孝寺沛霖和尚，一爲水陸寺通果和尚，方從蘇北逃出，斯晚上人請爲二位洗塵，亦留陪坐。從他們言談間，我知道共匪在蘇北猖獗情形，摧殘宗教，拆毀廟宇，逼迫僧尼還俗等暴行。

「現在國家混亂，共匪猖狂蘇北，圓修於去年已逃來寺中，但不久即因病死去，他在義阡寺時祖庭尚未拆毀，當其逃到東臺，正殿和前後殿皆拆光只保留五分之二的房屋，拆下的磚瓦木材亦搬運一空。你也不用難過，圓修來此及國訊息，其所以不告知你，也因此。假如有一天，共匪橫行到江南，僧人身份皆不可保，尤其像你這樣年青少年壯皆要被拉去當民兵，如其被他們捉去，倒不如自願從軍到臺灣去，還可以爲佛教出點氣，爲多難國家効點力，那裡有幾位是熟人，我希望你去，但我也不能強，望你自己深加考慮。你如去臺灣，速寫一信來，我會爲你寄去或帶點錢給你！」上人說到這裡，感慨萬千，老淚縱橫。我亦掉淚，但却想不出話來安慰上人。

「假如共匪渡江，我去了臺灣，您老人家作何打算？」我問他。

「到時你別管我，老年人都比較容易，去什麼地方也較方便，如各處實在不能容我生存，我會慢

慢過往香港；不過要到萬不得已，我才會動。這些契據出契，叫我向那裡捐！一切我會見機而行。今晚你去想想……」上人說到這裡，見時已不早，即命上樓養息。

那夜東想西想，一夜失眠。上人處處想得周到，從未爲着自己打算，却常爲着別人的安危着想。對常住責任太大，細想起來却也難怪，常住上一瓦一木，皆着他的血汗，皆從克勤克儉而來，無怪他太重視了。上人愛護祖庭，尤其愛護他的法常住。

翌日，去金山爲霜老和尚拜年，到退居寮，見他老人已經中風，口不能言，身不能動，醫生正爲他忙針灸。人老了，真似風前燭，草上霜，上人又失去一個知音。傍晚回山，上人聽時局動盪，恐交通中斷，催我速返常州，回來已三五日，同時假期已到。久爲我做好新衣鞋襪被單，當晚整理得喘喘的，包了一大包，便囑咐我：『你要仔細點穿！』次日早餐後，向上人告辭出山。上人一向從未送我出門過，那日一直送到山下，上人似有預知，那是最後的訣別！

回到天寧學院，不久，即寄上人一信，我即搭輪來到人地生疏的臺灣，但因近視，不合投軍，遂追隨慈航法師座下聽教。

四十一年冬，鎮江金山江天禪寺太滄和尚來臺，住在新北投居士林，聞訊後，即抱很大的希望去叩問上人消息，太和尙說：

『我記心不大好，記不起你的名字你是誰？』這也難怪，我來臺灣已快三四年，長得比從前又高又胖。剛從外面回來的妙然法師介紹說：

『和尚，他即是鎮江竹林寺厚太老的高足。』

『啊！你長得這麼大，我到那兒認得呢！厚老，就是你的令師呀，他已經圓寂了！恐怕你也不知道！』和尚說了少停，又說：

『你和我鄉通信嗎？』

『早就失去聯絡了！』我說。

『我聽說，令師厚太老，在鎮江淪陷後不久，即逃到蘇州某庵裡，自炊自食，是够苦的了，後來你令師，又展轉逃到上海沉香閣，一到了那兒沒好，就生一病，病了沒好久就圓寂了！喪事誰料理，我也不知道，真與假，你可再打聽看看。』

聽到這裡，我也半信半疑，亂事之秋，有時也會以訛傳訛的，但我心理總不免有此難過。晚間回到臺北，即在燈下速書一函給超塵法師詢問詳情。不久即來回音：『令師厚太老，圓寂上海沉香閣確屬事實，但日月和時辰弗知。身後料理，爲法孫淦泉法師和沉香閣住持章秉和尚。還有令師兄治樂法師，在三十九年秋亦圓寂於南京古林莊房，亦屬病故，月日亦不詳……』

讀此信後，始知上人圓寂大略事實。海角天涯，掛搭孤島，一切皆力不從心，我對上人，生不能侍奉湯藥，死亦不能奉安祭掃！

上人法徒三人：守之、震華、窺諦等法師皆早逝。法孫五人：淦泉、眞禪、欣一、悉明、引覺諸法師皆佛門龍象，能說能講。今山河遙阻，音訊杳然，彼等是否尚能維護竹林，保留宗風，有慰上人在天之靈，亦不得而知。披剃徒有五人：浩蓮、浩乘、浩霖（圓證）、本然、圓修。浩蓮住洞庭東山靈源寺，蘇州飲馬橋關帝廟。浩乘住興化乾明寺，手創興化佛學院。遺著有『治樂詩草』行世。本然、圓修亦早去逝！現今所存者，僅我一人想來也適足哀憐了。

上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年古曆三月十三日，到今年三月十三，是其六八冥壽，上人捨報亦經十載，

因圓寂日月，無從查詢，故以冥壽之期，設齋供僧，同向先師蓮登上品，並借『人生』寶貴篇幅，懇請諸山長老先輩，撰文題字，刊出專輯，用爲紀念。最後謝辭『人生』雜誌及諸長老先輩的撰文題字。

（上接第十二頁）

除和尚而外多不肯，以故寺務廢弛。蓋其時，游擊隊、汪政府之和平軍，共匪之新四軍，分據蘇北，地方秩序紊亂，義阡寺大佛全身之金，亦爲宵小剝去，地方公正人士，目擊心傷，電請和尚還鄉整理，故有此一度之往返也。

三十六年冬初，先師兄爲寧和尙圓寂於去香港舟中。三十七年其法孫人引覺，自港携其靈骨歸。其冬竹林寺住持窺諦以先師兄之靈骨，與妙智老和尚，同奉安於竹林寺之祖塋。其時予寓上海沉香閣，爲講事所阻，加以時屆隆冬，冰天雪地，未能參加此一典禮，坐失良機，畢此生，無由領教，言念及此，不禁黯然！

和尚，固舊時代僧伽中之一典型人物也。重戒律，守倫理，舉止莊重，出言謹慎。凡此皆吾佛后生所不能及。茲值其圓寂十周年，應浩霖師之邀，拉雜書此，以爲紀念，庶言者知所自勉而後賢亦有所效範焉！

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 戒弟子南亭寫於臺中華嚴閣房。

人生第十三卷第四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分		支出部分	
讀者捐助	四〇〇、〇〇〇	印刷費	一、四五〇、〇〇〇
訂售刊費	四一三、〇〇〇	紙費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上期結存	一、九六三、〇〇〇	郵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共收	二、七七六、〇〇〇	共支	二、〇〇〇、〇〇〇
		結字	二、七四一、七〇〇
			三、四一三、四〇〇

人生雜誌社謹啓

印藏紀念堂落成懸匾講辭

智光

諸位法師，諸位居士，今天是印藏紀念堂懸匾之期，承東初法師邀本人來參加，故得和諸位見面，感到非常愉快。

說起影印藏經的主因和助緣，我只略知一二而已，其中詳細情形，留待主其事者再說，今談能做主因者有五人，就是東初法師，孫清揚居士，張少齊居士，蔡念生居士，葉公超大使（任外交部長時）。於中東初，少齊，念生爲理的主因，孫清揚，葉大使，爲事的主因。藏經影印的緣本，是由葉大使的關係，向日本請來（日本只剩兩部美國業將請），代價美金乙千元，及印藏籌備費用與預先買紙的幾十萬元，都由孫清揚拿出，請各首長要人署名，爲印藏發起人，並和葉大使洽商，皆是地奔走。呼籲印藏及文獻的選訂，多出念生居士的熱心。以上五人均爲最主要原動的因。有此原因，纔能生起影印藏經的機會。

談到所做印藏的助緣，那是範圍更廣，人數甚多了。組織印藏委會，是李子寬居士提議的，會內辦事由東初，少齊，通力合作主持的。關於財務的出納，藏經的發行，此一長時間所辛勞，是張若虛居士的勤懇。爲印大藏經的環島宣傳，由南亭，星雲，廣慈，煮雲，成一，諸位法師，並有宜蘭念佛會的天樂歌詠隊，浩浩蕩蕩，二十多人，在環島歷時六十多天，是所緣緣的大多勝的一樁事。又如內政部的備案，紙業公司接洽紙張廉價，財政部的免貼印花，郵政局的作新聞紙的寄經等事，皆由陳立委志廣和林競老，李子老等出馬，一再洽商，始能得到各主管的諒解許可。藏經的價廉，此諸老爲其中的特別殊勝因。

至於各方虔誠直接或間接介紹預約暨請藏者，可是舉不勝舉，姑從略罷。

試問這影印大藏經，爲甚麼能如此一心一德的來共同完成此樁大業呢？因的大家是佛弟子，須要佛法住世，佛法住世，端賴三寶加被。慧命延續，則在藏經的流傳。佛教的藏經，不唯是亞洲民族的文化結晶，更是世界人類智慧寶庫，在目前來說，我們的佛教，比世界其他宗教，崇高偉大的地方，就是因爲我們有一部歷久常新顯摸不滅的三藏寶庫。所以明清以來凡有深知卓見的高僧大德，每皆孜孜不倦於藏經的整理和刊印。不過已往的印藏事業，多數是由政府出資，或者是由大富長者負擔費用。至於像這次印出的藏經，全靠群策群力因緣和合而來的，這是由於大家的至誠所感，得到龍天三寶的護法所致，我們應該慶幸。

這回影印藏經，正續兩編，歷時五個年頭，正編八百部，臺灣一地就流通了六百部，這在大陸

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奢望了。續編五百部，臺灣流通了四百部，其餘則遍及海外各地，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泰國，緬甸，印度，馬來亞，菲律賓，等等。我們身處臺灣一隅，能够在三寶光照之下，仍能爲此佛法慧命，報効如此的力量，實屬難能可貴。

現在印藏的事業，已經如理如期的完成，爲了紀念此一印藏的殊勝因緣，所以籌建了這座印藏紀念堂，一則用作永久紀念，另一方面用來度藏佛教的文物，並以東初法師的計劃，中華佛教文化館，在今後的目標上，固然繼續興辦佛教的文化事業，同時也要利用印藏紀念堂來培植一些樂於研究深造的出家青年。我在這裏祝賀 印藏主因與助緣諸大律師諸大居士隨願所成，功德不可思議，並且謝謝諸位大德的光臨，參加的盛意。

印藏紀念堂頌

念生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始議於四十四年夏日，藏事於四十八年春日，而種種結束，又歷年餘。以五年之歲月，流布八百部之藏經，館長東初法師感於善始之甚難，與成功之非易，乃建印藏紀念堂，用以度藏寶典，兼爲編纂學人閱覽研究之地。五十年暮春吉日行落成禮，謹拜手稽首而頌曰：

中天演教，大地蒙恩，清淨不染，變化通神。雙林息影，三藏垂文，法流震旦，化被群倫。遂譯信實，疏解精純，名刊古槧，什襲駢陳。滅罪生福，斷惑證真，上契妙覺，下濟沉淪。靈員千里，東海之濱，中興建極，百度維新。有感斯應，非道弘人，刊茲寶典，指我迷津。術本西國，影攝東鄰，不爽毫髮，五易冬春。普度三有，遍布八垠，宏法利生，福國佑民。周公名書，漢武名年，不有所作，孰紀斯緣？爰建層閣，恭奉靈篇，牙籤羅列，錦軸廻旋。旁求俊義，廣事鑽研，得上人法，悟祖師禪。風雲守護，龍象騰鶩，千秋萬禩，慧日高懸。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

遠東蔡運展拜撰

穀旦

慈氏宗及其經論

佛鄰居士

一、引言

慈氏宗，是修兜率天宮彌勒淨土的；當來人間的龍華三會，衆生皆成佛，那時，人間便是淨土了。但，今日人間，人人修十善，亦可以不待彌勒下生，早在此間創造淨土。這是一個既可於生前，在人間，享受人間淨土之樂，又可於緣盡後，上生天宮，享受天上之樂的。如此現生樂，後法樂雙開並運，是多麼現實又多麼有理想啊！

慈氏宗，並不是信者即生的純粹他力宗，反之，而是修人間十善者，修彌勒禪觀者始生的，因此，此宗信徒，不能不「聞思修」，更不能不從其有關經論上，予以研究，俾能由理起信，起解起行。

二、三經六經

慈氏宗，是奉彌勒佛的，關於彌勒經，有三部經說，即：一、彌勒上生經，二、彌勒下生經，三、彌勒大成佛經。又有六部經說，即：彌勒下生經，彌勒來時經，彌勒下生成佛經，彌勒大成佛經，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成佛經，（條六與第三、同名，疑有誤。）

以上二說，實際上只有二經：一上生經，二下生經，餘者均係下生經之異譯。因此，我增加一本「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異名為彌勒難經，簡稱爲彌勒所問經，或彌勒本願經。分說於次。

三、彌勒三經

彌勒三經，改訂後爲：

一、彌勒上生經，具名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宋沮渠京聲譯，說彌勒上生兜率天，及兜率內院之樂事。疏註如下：

- ①彌勒上生經宗要一卷，新羅元曉撰。
- ②彌勒上生經贊二卷，唐窺基撰。
- ③彌勒上生經料簡記一卷，新羅懷輿撰。

二、彌勒下生經，秦鳩摩羅什譯；

彌勒大成佛經，秦羅什譯疏一卷，懷輿撰

彌勒下生經，西晉竺法護譯；

彌勒來時經，失譯人名；

彌勒下生成佛經，唐義淨譯；

三、彌勒本願經，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之第四十二會，彌勒所問會之別出異譯。其疏註，可採元魏菩提流支譯的，彌勒本願經論七卷，用釋本經。

我認爲：上生經及其三疏；下生經，採義淨譯，懷輿疏，本願經及其經論，應分別精印三冊，普遍流通，以弘慈宗。

四、唯識經論

宗法相宗，或稱唯識宗，或稱法相唯識宗，其遠祖都說是彌勒佛。而法相宗的本經「解深密經」，與本論「瑜伽師地論」，也都與彌勒佛關係最多。

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爲答彌勒問而說性相，瑜伽師地論，爲彌勒說，無著轉述，師地論一百卷，宗此之著述有：

- ①瑜伽師地論釋一卷，最勝子等撰，唐玄奘譯。
- ②瑜伽論略纂，十六卷，唐窺基撰。
- ③瑜伽論頌章頌一卷，唐窺基撰。
- ④瑜伽論記四十八卷，唐遁倫集撰。

此外，相宗所依的四經十論（詳見法相宗及其經論一文）等，亦爲慈氏宗學人，所應修學。

慈氏宗，在教理上，通於法相宗，與華嚴宗；在行證上，又包有淨土及禪觀；在其現生樂與後法樂上，亦擁有東方淨土與西方淨土。基此，以昌此宗派，誰曰不宜。

預告

一、蔡念生老居士的詩集「如是庵雜俎」，將自下期開始陸續刊出。

二、楊乃超居士的「禪論」，共有「禪在佛教中的地位」、「禪的來由」、「佛教禪定之特徵」、「禪的修行」、「禪的階段」、「禪的目的」、「禪的生活」等二十多篇，亦將於下期起陸續刊出。

三、煮雲法師的「高僧異記」已曾於本刊刊出過兩篇，自下期開始，當繼續刊出。

四、李世傑居士因事太忙，所譯「戒律思想史」續稿，未能趕及本期，下期當續刊出。

——編輯部啓——

本刊流通圖書目錄

- | | |
|---|---------|
| 一、教乘法數（上下） | 定價 五十元 |
| 二、淨土十要（上下） | 定價 三十元 |
| 三、中華佛教美術 | 定價 三百元 |
| 四、釋迦如來應化事蹟（精裝） | 定價 四十元 |
| 五、佛法省要 | 定價 二十元 |
| 六、無盡燈 | 定價 十元 |
| 七、人生合訂本 | 定價 三十五元 |
| 以上各書，凡本刊讀者購買，一律八折優待。滙款方式，請用本刊郵政劃儲「八二五五」號。 | |

徐林冬甘捐助印藏紀念堂功德新臺幣壹仟元特此鳴謝

中華佛教文化館 啓

不可思議的神變

張少齊



古人說：「正人說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成邪」。這話是強調正邪的極端區別，但有時也不盡然。這在大寶積經上可以找到證

明。

一日佛陀因為寶上天子的善根業已成熟，乃替他授記說：「寶上天子！你從此再經過百個大劫的修行和供養，就可到寶莊嚴國土去成佛了，名字叫寶嚴如來，國土豐盛人民康樂」。

阿難尊者聽到寶上天子得受如此記滿，內心覺得非常欣慕。於是對寶上天子說：你能得到世尊無上的道記，乃是無比的光榮和利樂，你應感到欣慰愉快！誰知寶上天子不但不感謝阿難的祝賀，反認為阿難這些話完全失去了佛弟子的態度。他以為阿難的智慧還不夠了解法界體性無分別的道理，於是用開示的語氣對阿難說：「阿難！你知道怎麼叫做受記？一切精神與物質種種有為現象，都是緣生無性，無性故當體皆空。既然體空，即不可貪取和執著。同時此緣生之法，亦沒有一定位置，因為一切法皆空，故無生無滅，無有妄想，現無生滅妄想，所以沒有受記，也沒有得。如能體悟這些道理，才可稱之為受記哩！假如認為有法可授，或有法可記，那你就受資格承受世尊的記滿，而世尊不會替你授記了。」

阿難尊者對寶上天子的祝賀，不但沒能討到好，反而挨了一頓棒喝，弄得他惶恐萬分。正在阿難弄得不能下場的時候，一向專門和好人，尤其有道的佛陀弟子搗蛋的魔王波旬率領著大兵前來干擾這個清淨莊嚴的說法道場。他怒目猙獰地質問世尊說：「你為什麼專替一些大心菩薩授記

，而不替聲聞授記呢？」

這種問話，在一般說來似乎有點唐突不過了，世尊授記與誰，與你魔王有甚相干，要你多嘴？

但慈和的世尊不動聲色的回答他說：「因為菩薩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人的大善知識，他的智慧光明普照著每個衆生的心靈，使廣大的衆生都能因他的智光照觸，發起了大菩提心來；聲聞沒有菩薩的福德智慧，不能領導人天趨向菩提大道，他們沒有接受記滿的資格，所以我授菩薩記，而不授聲聞記！」

這時文殊師利菩薩站在世尊的座旁，他看到一個莫不相干的魔王跑來無理取鬧，使一個平靜莊嚴的說法道場，無故的不安起來。認為魔王實在有點可惡，想設法痛痛快快地懲治他一下：

「哦！波旬！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呀？」

波旬聽到文殊菩薩這突如其來的詰問，心裡感到一陣戰慄。但隨即回復平靜地答復著說：「因為佛陀替寶上天子授記，不為聲聞說無上道記，我有些不平；而且在他授菩薩道記的時候，我的宮殿樓閣，寶樹園林，忽然都震動起來。並且在震動的聲響中有著這樣警告說：『釋迦如來為寶上天子說無上道記，波旬！你趕快去向他交涉，叫他不要再替菩薩授記了，不然，你將失去了你所有的子孫，對你是不利的。』」

「原來授菩薩記，於你不利，所以你不喜歡是嗎？」文殊很幽閒的說。

「對，文殊師利，我實在不願意菩薩授記」。波旬坦誠的回答說：「授菩薩記，我倒不感覺什麼；如果授菩薩記，我就非常愁惱。這個愁惱的原因有二種：

一，菩薩授記，我的宮殿，就發生震動，同時

我的宮中叢閣不明。

二，這個得授道記的菩薩，他能運用他的智慧和善巧，以三乘的佛法，拔濟無量無數的衆生，解脫生死出離三界，有一個衆生得到解脫，我的宮裡就少了一個子孫，假使授記作佛的菩薩加多了，我的子孫豈，不漫漫地要絕種了嗎？所以我非常惱恨菩薩們授記！」波旬又繼續坦白的加以解釋。

「你趕快回去！」文殊菩薩嚴肅地說。

「你沒有能力可以阻止富有的智能，而趨向於菩提之道的大乘行者。根據菩薩的行徑，他們已本能地解脫了各種『魔』的纏縛，『魔』對於菩薩是無所施其技的」。文殊繼續向魔王提出嚴重的警告。在魔王的心裡完全是一派憤恨嫉妬，奸偽欺詐善良二字，對魔王來說，壓根兒是無份的，又何況清淨而偉大的佛法呢？可是說也奇怪，這時，那萬惡的波旬聽到文殊對他的警告後，除了似乎不在乎以外，居然也向文殊菩薩提出幾個關於佛學上的問題來請文殊答覆。

「一、如何叫做修畢竟行？」

「二、如何叫做修智方便？」

「三、如何叫做修智慧波羅蜜？」

波旬連續的提出了以上的三個問題，想難倒文殊。

文殊菩薩對這三個小問題，毫不思索地答覆著說：

「一、菩薩雖表現著各種『利己益群』的行為，但對這種行為毫絲不介於懷，不憊不矜，叫做菩薩畢竟行。

二、菩薩對一般廣大的苦惱衆生，都能各隨其性情好樂，一一地領導他們向於光明的大道，叫

做善知方便。

三、菩薩雖隨類現身混跡在複雜社會的群眾裡面去實踐他救世的工作，但五慾橫流的社會風氣不能轉變他的堅貞志行，叫做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波旬對文殊菩薩的答覆，滿意與否，未有若何表示。

這時站在一旁的寶上天子，對魔王干涉其授記的舉動，認為逾越了他的行動範圍，假若不給點顏色他看看，以後麻煩恐怕還多着哩。於是向文殊菩薩提議說：我想表演一點神通你看，我能把波旬和他的千萬眷屬一齊裝到我肚皮裡去，讓他吃點苦頭，以後他就不敢再來干擾說法道場中修行的道人了。

「這個未免有點惡作劇了吧？使不得！使不得！不如把波旬變成佛陀的莊嚴身相（坐獅子座，辯論佛法，這樣（不是）比較更有趣）？」文殊帶着同情的口吻接議說。

「你這個主意也很好，就這麼辦」。寶上天子說。

文殊與寶上天子匆匆地決定了懲治波旬的辦法以後，波旬嚇得魂不附體，立刻就逃走了，但大智文殊早就料到波旬的這一着，預先即暗運神力硬把他鎖住。波旬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們擺弄了。

於是文殊在一轉眼間，就把一個猙獰兇惡的波旬一變而為慈悲莊嚴的佛身，坐在一張七寶製成的獅子座上。

文殊與波旬於是展開了一場極其高深的智慧辯論。

「波旬！你具有這樣相好莊嚴的色身，難道你已得到如來的大覺道果嗎？」

「文殊師利！你錯啦，世尊也沒有得個什麼道

果呀，我還得個什麼呢？你要知道，所謂證菩提（果），不過是萬有真理的一種最高的體認罷了，換句話說，也就是徹底覺悟了宇宙萬有的真實體相，並沒什麼物體的東西叫做菩提，讓我們去取得牠啊！」

波旬對文殊菩薩提出的問題，毫不客氣的予以反駁。

這時在聽衆中的舍利弗，見一個素來不懂佛法的波旬居然也能說出這種到家的真理，實在感到驚奇。於是對文殊讚歎的說：「你的神通真偉大呀，竟能令波旬作佛說法，實在了不起！」

「這有什麼稀奇？我也可以把你變成佛，和波旬共同辯論佛法。就像佛與佛共同討論真理一樣」。文殊回答舍利弗說。

「舍利弗！聽苗頭不對，和波旬一樣的想法法逃走。小乘聖者的智能畢竟有限，結果未能如願，同樣被文殊的神力所鎖住。

即在舍利弗想逃而不能逃的當兒，文殊已把他變成佛的身形了。也是相好具足，坐獅子座。

「你現在可以和波旬相互討論一些佛法了」。

文殊把舍利弗變成佛後，對舍利弗說。

「菩提的體性怎麼樣？」舍利弗接受文殊的命令，提出以上的問題來請問波旬。

「徹底體悟宇宙間精神與物質的本體，這一本體，萬德圓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過去無始，未來無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在塵不垢，出塵不淨。菩提的體性如此而已」。假佛波旬滔滔不絕地答覆說。

「舍利弗，諸佛如來以什麼地方為他的住處呀？」波旬接着反問舍利弗說。

「住在生死不二的裏面。
住在不動的涅槃裏面。

住在一切諸見的裡面。

住在一切衆生的結使煩惱裡面。

住在一切諸法的根本裡面。

住在一切有為和無為法的裡面。

波旬：根據諸佛的行經和體證來說，實在佛是無所住的，因為佛是徹證真理的人，真理無所不偏，所以佛亦無所不住，而實在亦無所住啊？舍利弗分析的方法回答波旬。

「菩提乃是真理，真理應該向什麼地方求呀？」舍利弗接着也反問波旬說。

「向色身中求。
向無明，有，愛中求。
向顛倒中求。
向障礙覆蓋中求」

波旬也用舍利弗回答他的方式來答覆他。

「你為什麼這樣說法？」舍利弗對波旬的回答，似乎有些懷疑。

「因為徹底覺悟以上這些法的真實體性，就叫做菩提啊！」

舍利弗對波旬的答覆，認為很滿意。

一場遊戲三昧，就此結束。

舍利弗與波旬雖是一對假佛，然當他們辯論這段佛法以後，居然也有很多的比丘和天人得到法益。有的得到無漏心，有的因此也發起菩提心來了。

我們知道文殊菩薩這一舉動，並不是有意要戲弄舍利弗和魔王波旬的，他是另有其深意的。因為他要使一般天人皈依佛陀，發起菩提大心，所以才表現了這一不可思議的神通妙用。

現在他的目的已達，於是給舍利弗和波旬又恢復本來面目了。



花城新新娘 (童話)

張慈蓮

嫵媚的月姑娘，輕盈地走向她的閨房，滿臉通紅的太陽，自天的一邊，悄悄露出頭張望，他要追逐，追逐月姑娘的芳心。

朝陽，多麼美麗地普照着這座和平的花城，今天是花城王子的選新娘大會，那通往宮中的道路上，一輛輛裝飾新鮮美麗的花車。被許多人擁擠着進到王宮來，推開花車。從裡面走出來的人兒，個個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宮中宮外，到處歡騰鼓舞，喜氣洋洋。

當洪鐘響起，宣告選新娘大會開始的時候，幾百美女如雲彩似的，一朵朵從花城國王和勇軍王子面前飄過，他們含情脈脈，溫柔帶羞閃着最美麗的光彩，作着最迷人的姿態，穿戴奇裝異服，塗抹胭脂紅粉，爭妍鬬艷，真是春色撩人人欲醉，國王看得心花怒放，瞇眼微笑，細聲對坐在身旁的勇軍王子說道：

「仔細挑選吧！他們都是將相名門出身，長得又甜又美，如仙女下凡，你對那一個中意，盡管向我說！」

勇軍王子默然無言，肅穆莊嚴地坐着，似乎一點都無動於衷，國王收斂笑容再說道：

「今天全國最美麗的少女，都集中在這裡任你挑選，除了他們以外，全國再沒有比他們更美的女人」。國王漸漸感到焦急緊張，眼看選新娘大會

即告尾聲，而王子還選不出理想的姑娘，國王馬上預感到失敗的煩惱將來臨。不一刻選新娘大會宣告結束，王子果真選不出如意的新娘。

如雲似的美人，頓然花容失色，垂頭喪氣地默默離開王宮。白費一番苦心的國王，不免抱怨噙噙幾句道：

「有誰能比他們更美？天上人間不過如此，你到要麼找怎樣美麗的新娘？我已盡心盡力，召來全國美人任你挑選，為什麼你還不足？不夠理想？」

國王微嘆着，英俊洒脱的勇軍王子，謙虛抱歉地解釋道：

「父王！請原諒我，他們的確很美，但是想起佛陀的教示，那美麗的色相，總會有無常衰老敗壞的時候，誰知道那千般修飾的皮肉裡，包着一顆什麼心呢？我要娶一個像觀世音菩薩似的聖潔年青，高貴智慧，更具有慈悲心腸的新娘，為全國婦女的模範。我想，心地善良的美人，才是永遠不老的美人。」

國王聽後，無言回答，也深以為然，他就搖頭嘆息回宮休息去了。

開闢開的一天過去，黑夜的帳幕垂下，令人感到特別寂靜，王子躺在床上，反來覆去不能入睡，月光晶瑩地射到他的床上，他從窗口望到美麗的月姑娘在天河邊散步，月姑娘輕盈地

在微笑，微笑庸俗的凡夫，高攀不到她。

王子忽然從床上跳起來，像想起什麼事，自言自語道：「啊！像牢獄似的王宮，把我關得像糊塗蟲，我何不逃出去尋找一個理想的新娘！」

於是，勇軍王子忽然感到精神百倍煥發，踏着健壯的步伐，從後門溜出王宮。天亮以前，他已經遠離城市，回頭展望，巍峨高大的王宮，已在視線之外。王子放慢腳步，心神懸繫下來時，才注意到這裡是小橋流水的杏花鎮，風景優美，山川秀麗，有一股地靈人傑的氣概。

勇軍王子的饑腸，在轆轤地叫，他覺得應該吃早飯，便進入飯店糊亂吃飽，正想走出門口時，却被店主喊住：

「喂！你這位客人，還沒付錢呀！」

「噢！」王子這才記起他已離開王宮，一切吃喝用具都要錢，他摸摸口袋，空空如也，他出王宮一切都沒有準備，於是無可奈何地對店主說道：

「我是異鄉人，匆匆出門，忘記帶錢，怎麼辦呢？」

狡猾的店主，用三角眼細看王子的衣服道：

「你身上的衣服，太華貴了，不如賣掉可換來很多錢」。

「我的衣服可換很多錢？太好了

，煩你為我賣掉吧！」王子隨時慷慨地脫下衣服，欣然穿着店主給他的舊衣裳，安祥地坐在店中等待。

店主把王子的華貴衣服變賣後，以為王子可欺，只給王子一半的錢，王子却非常高興，又給店主一些賞金，才又踏上茫茫的道路。金枝玉葉的王子，這時像一片落葉，隨風飄零。他的生活，漸漸像一個流落街頭的乞丐，沒有人會注意到他是要選新娘的高貴王子。

理想中的新娘，全國婦女模範，真令人踏破芒鞋無處覓，幾天來的奔波勞動，王子感到非常疲倦，倒在樹下呼呼入睡，朦朧間他隱約聽到悠然的鐘聲在耳際響動，王子若有所悟，鐘聲像磁鐵般引着王子走到一間古老的寺廟，只見一位年邁花甲的老和尚坐在蒲團上念佛打坐。王子拜佛後，環顧四週，心想多麼陋簡古舊的寺廟啊！有誰服侍老和尚的行住坐臥呢？王子發起恭敬心，願為老和尚煮飯掃地，慈悲的老和尚也欣然答應。

日出月落，光陰如箭，平靜的生活，使王子不知不覺度過十一年的時光，院子裡的花兒，開了又謝謝了又開，現在，又是春神嫵媚來臨。

春的夜晚，光明如水，遠山近樹一眠安祥與秘，蟲聲唧唧，春風柔順。王子在月光下漸向後山一帶森林中散步，王子的心中靜如止水，漫無目的的踏進森林中。突然，他聽到一聲聲如怨如訴動人心弦的鳴咽聲，王子驀然感到驚訝，尋聲找去，霍然看見一個穿白衣披長髮的少女，合掌跪在一顆大樹下，月光在樹林間，瀉下銀鍊似

的光輝，洒在少女的身上，遠遠望去，如一尊神聖的觀世音菩薩，王子疑為水仙或樹神，但那少女又像對月姑娘，在訴說滿腔的心事。於是，王子走近躲在樹後，只聽到少女在祈禱：

「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我能忍受一切的苦難，但希望我將來能大富大貴，弘揚佛法！」默禱了一會，突然起身，然後挪移蓮步，婀娜輕盈地離開森林。

王子想追上去，但又縮回來，他感到非常奇怪詫異，他整夜打妄想不能入睡，他想要知道那如水仙似的少女的謎底。

第二天晚上，月兒仍然明亮地高掛在天空，王子又走進森林，但在那棵樹下看不見那美麗的少女。王子耐心地等待着，不一會，那少女悠悠的出現了，依然和昨晚一樣，跪在樹下祈禱着，月光下的少女，出奇的美麗，如一朵出水的蓮華。

王子怕失去機會，靜靜地一點聲息沒有，走近她的身旁，謙虛有禮地說道：

「姑娘！請不要害怕，我不是壞人！」

「啊！」姑娘驚叫一聲，水汪汪的眼睛，驚恐地凝視着王子，非常訝然。

「姑娘！很對不起，使你受驚，」王子誠懇地解釋道：「我偶然來林中散步，見你在向佛菩薩祈禱，我很感動，我也是佛教徒，因此不怕冒昧，向你招呼，你不見怪吧！」

姑娘點頭無語，見王子來意和善，不再害怕了，王子問道：

「姑娘！你為什麼在這裡拜佛？你住在那兒？家裡沒有佛堂嗎？」

姑娘聽了，欲言又止，表示着難言的態度，王子再說道：

「不要緊，我們同是佛教徒，像兄弟姊妹一樣，我願學佛菩薩的慈悲，幫助別人的苦難。」

王子的慈顏愛語，姑娘聽來萬分安慰感激，受寵若驚地微笑道：

「我的家，是森林門口不遠的紅門中，我家裡本來有一座莊嚴富麗的佛堂，自從母親死後，不信佛的後母把它拆毀了。」姑娘像想起什麼，神色忽然黯然，淒楚地接着說道：「我為愛護佛像，曾向後母反抗辯論，但是剛強難度的後母，更加妬恨我，對着神聖的佛像無端毀謗，每天加給我勞苦的工作，煮飯洗衣挑水砍柴，一切家務都由我擔當，我在家裡不敢拜佛，所以跑到這裡來。」姑娘禁不住嗚咽地說道：「如果我親生的慈母在世，我也不會如此命苦……」

忽然，姑娘的一陣心酸眼淚，如線般的掉下來，落到地上變成一顆顆發亮的真珠，王子萬分驚訝，蹲下去拾一顆在手仔細觀看後，問道：

「奇怪奇怪！奇怪！真奇怪你的眼淚怎麼會變成真珠呢？你真的是人間的人嗎？」

「難道我會是鬼？我不但是人，更是佛弟子。」

姑娘破涕微笑起來，王子也微笑道：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請給我聽呀！」

「有一天月夜，我仍然在這裡請

出母親遺留給我的佛像在默禱，這天我受着滿腔委屈，心裡萬分難過，不禁在佛前哭訴着痛苦，當我極端悲傷而昏厥過去的時候，我看見觀世音菩薩忽然顯現在我的面前，叫我不要悲傷，說我將來一定會無上幸福，現在就先賜給眼淚的真珠，將來會有用的時候，說着一揚就不見了，從此以後，我哭的眼淚，就真的變成真珠，但是我很少哭泣的。」

王子聽後，不禁笑起來，得意地說道：

「你將來會幸福的，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我就是勇軍王子，為尋找理想的新娘，出宮流落到此，今天遇到你，真是我理想的新娘，你願做我的新娘吧？」王子直截了當地說出心意，只見姑娘若驚若喜，含情脈脈地低下頭，默默答應。

「明天我要啓程回宮，十天內我一定來娶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妙華！」

「噢！妙華等着我吧，我一定來娶你，我現在要走了，再見吧！」豪爽的王子找到新娘，滿腔興奮，頻頻搖手轉身愉快地離開。

但是妙華姑娘呆若木鷄，他像置身於夢境之中，感到茫茫然，不可思議。

幾天之後，勇軍王子娶新娘的消息，傳到妙華家中。同時開動整個花城的人，都為妙華姑娘的幸運感到非常羨慕，但是妙華姑娘的後母，却橫眉豎目，滿腔嫉妬，於是她想出

奸計，對她自己生的女兒說道：

「妙華呀！你的好運到了，王子來娶你姐姐妙華的時候，你就代替妙華做新娘，嫁給王子，但是他要問你的名字就叫妙華，千萬記住。」

「母親！那麼，妙華姐姐怎麼處理呢？」

「傻孩子！」後母猙獰得意地笑道：「這還不簡單，待深更半夜的時候，我們把她的舌頭剪掉，她就不變成啞巴了嗎？什麼事還能說出口嗎？這樣神不知鬼不覺，這是一宗妙計」

「是，是，是，是最好的妙計！」妙華樂得拍手跳。

轉瞬間，王子娶新娘的這天到來，一輛華麗的轎車，二十輛金銀財帛，浩浩蕩蕩的迎親隊伍，迎娶新新娘進入王宮，但是春風春雨，不斷在空中飄着，像是說明世事的虛偽一樣。

假新娘進入王宮，國王和王子非常興奮，大家睜開明亮的眼，急待觀賞新新娘的風采，但是假新娘步出花轎，做出種種妖艷的姿態，搖擺屁股，向不認識的人擠眉弄眼，驕傲地扭扭地賣弄風騷，國王和大臣不禁目瞪口呆，楞了半天，他們不相信這就是王子的理想新娘。

「姑娘！你叫什麼名字？」王子奇異地問道。

「我叫妙華，你忘記了嗎？」

「你信佛嗎？」

「信什麼佛？信佛有什麼好處？」

王子聽了非常驚訝，馬上肯定這是冒充新新娘的壞人，於是稟告國王道

「這是一位假新娘，我所認識的新娘不像她的醜陋可厭，請父王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尋找真新娘。」

「找不到怎麼辦呢？對人民怎麼交待？」

「找不到的話，任聽父王處置。」

「唉！既然要來，一個月後，果真找不出真新娘，那只有和假新娘結婚哩。」

王子無可奈何地答應，憂心如焚，踏着沉重的腳步回宮。寂寞苦惱籠罩着他。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國王忽然心血來潮，突然要到草原上散步，呼吸一些大自然新鮮的空氣，他帶着幾名侍從慢慢往原野走去。夕陽的餘暉，把綠油油的草原，塗抹上一層美麗的金色，草原上有一群白羊，悠閒自在的吃著青草，牧羊女郎沐浴着夕陽光輝，靜如月娘，微風吹動她的長髮衣袂，飄飄如仙，多麼富有詩意啊！國王不禁走近去問道：

「姑娘！你常常牧羊嗎？」

牧羊女搖搖頭說不出話，眼中閃着祈求的目光。

「姑娘！你牧着幾隻公羊幾隻母羊？」

牧羊女仍不開口說話，一股心酸湧上喉嚨，眼淚撲通掉在地上，變成一顆顆的真珠，國王伸手拾起來看，個個玲瓏細小，閃閃發光，真是無價

之寶，國王憐憫的安慰道：

「小姑娘！你不是受委屈受苦難？不要緊，告訴我，我替你解決。」

牧羊女點點頭，但說不出話，只有伸出舌頭給國王看，表示她的舌頭被剪而不能說話。一瞬之間，國王對小姑娘發起無限憐愛之心，他真想不到這樣楚楚動人的小姑娘，竟會被人陷害做啞巴。國王抱不平地說道：

「小姑娘！你跟我回宮吧，我是花城之王，我一定替你洗刷冤屈。」

於是，國王把小姑娘帶回宮中，給她錦綉衣裳，賜她美味饌餚，小姑娘就安靜地住在宮中。

一個月的時限過二天就到，國王也很擔心地傳旨王子來問道：

「後天是決定你的新娘的日子，你有什么打算？」

「……我相信佛菩薩的靈感……」

王子自言自語道：「她像天上的白雲，有星星樣的眼睛，呵！她哭泣時像一朵帶露的蓮花。在她粉紅色的臉頰上，閃着光芒的眼珠，我永遠忘不掉，我永遠忘不掉……」

「安靜一點，不要思念過度會傷身體的。」國王看着愛子的煩惱，心中也有幾分煩躁，無意中在桌子上抓了幾顆真珠在手上撫弄，王子嚇然看到那熟悉的真珠，喊道：

「就是她，就是她，這是她的眼淚。」王子以驚奇的目光問着國王這

些真珠的來源，國王馬上會意說道：

「她的確很美，但是她不會說話！」

「她在那兒？我要見她！」

國王即刻傳令後，小姑娘嫵媚地來，王子一見，撲上去握着她的手喊道：

「妙華，妙華！我找你好苦」，於是，又對國王說道：「她才就是我的真新娘」。

國王搖搖頭嘆息道：

「不行，她是個啞巴，一個王子怎麼可娶啞巴做妃子？」

「父王！我們所信的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大醫王，今晚讓我們沐浴香湯，設齋禮拜，求菩薩的楊枝淨水醫治，我相信一定會好。」

妙華姑娘聽後，歡喜地微笑着，國王也贊同，是晚在他們虔誠合力的祈禱下，妙華會講話了，那兒惡的後母和菜花，知道以後都嚇死過去了。

審理法 「佛學概論」徵求預約啓事

本書係編述者以日本龍谷大學高木俊一教授的佛學概論為藍本；旁取佛教大學藤原了然教授的佛教概論作參考，費兩年的時間，編寫而成。原稿先後在「臺灣佛教」及「覺生」雜誌連載，並曾油印作臺中佛學書院課本，甚受歡迎。本書特點為：一、包羅寬廣——佛教大小乘，顯密教，聖淨門無所不包，不被一家所囿。二、分類精細——仿西洋治哲學之方法，將佛學分為宇宙論和解釋論，並把宇宙論分為緣起論與實相論來考察，各宗派教義，一一納入各項目下加以論述，條理分明，無有缺漏。三、敘述簡明——佛學內容廣闊，解釋過繁，則重心難握；太略，則深義難明。本書篇幅雖不多，但已將佛法大

義廣攝無遺，且文簡而義明，入門者看後容易了解，已學者看後益能認識佛學全貌。本社鑒於類此綜論介紹佛學的指導書，目前尚屬闕如，實可遺憾！茲特得審理法師同意，將舊稿重新整理，交本社印行流通，全書共十六萬餘字，用五十磅印書紙三二開本，五號字精印。約二百六十餘頁，出書後售價十五元，預約期間每冊祇收十元，預約期至六月底止，七月中旬即可出版。預約者請填明姓名、住址、冊數、金額函寄：

臺中市北區寶覺寺 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收
金額則交當地郵局劃入本社帳戶
中字二〇三〇〇號
免收匯費

素



食

孝悌

人的生養物品很多，有五穀菜蔬瓜果等類，儘足以取給，是天賦與人的，對於人是很優厚的，豈有人生的日常用品食料，盡靠生命動物來養生的道理？現在人世社會的昏濁，都是由奢侈而生貪慾，最利害的便是口腹之慾，所以我們自屢世以來，便缺乏合理的思想，就以肉食成為習慣，迨知識漸漸的進步，習慣亦漸漸的改了，而素食戒殺，也是進化程序中應有的事。故佛陀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若研究善惡生成的理由，因貪慾，而妄殺生，也是因果最大的原因，古云：『飽菜足終年，勿求盛饌。』而世人常以魚肉為養生之物，而不知菜蔬亦是養生上最好的物品，只曉得魚肉的滋味，要比菜蔬的滋味鮮美，而不知魚肉之類，含有腥羶的濁氣污質，若是吃的過多，則有傷腸損胃的可能，不但於人無益，反能使人有很多的害處，況且菜蔬含有清香的氣味，並含有最豐富的營養價值，如維他命之類，菜蔬的營養性質，超過魚肉以上，菜蔬的種類，富於營養的很多，其類不可勝舉。

想我們日常飲食，未必是餐餐有魚有肉，惟有菜蔬之類，則每餐是不可少的。故「菜根香，布衣暖。」，且「淡泊可以明志，」對於食物的宗旨：在於衛生慈悲經濟，就衛生方面來說，最近根據科學家的考驗，人生細胞的變換，與食料有直接的關係。假使久食牛肉的話，人性則可以變為牛性而好爭鬪。曠觀世界各國，戰爭劇烈，這便是殺害的現數，也就證明了食肉因果報，若是動物被殺，它必暗發憤恨之心，如是便有結一種毒素，隨之而生，頃刻之間，發遍全體，若食其肉，即受其害。這些說法，是從試驗結果中得來，並有說明，不可不信！且生活的原素，都含藏在植物中，一入動物的體內，即時變壞，若說食肉可以養生，近世已認為是不可靠的，在慈悲的精神上說：人與禽獸，統屬動物，都有好生惡死的天性，知痛覺癢，其物與人，毫無差別，況物類類愚，知覺呆笨，應加保護，使它減少痛苦，方是我們的仁道。故西人主張保護動物，而進入素食主義，乃為人類進化的表現。繼則經濟節約，簡單樸素，不特人之經濟節省，且對於國家的經濟亦因而充足。那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所以佛教揚，勸人戒殺茹素。這

是因為楞伽等經上說的很確切，況且佛來中國很久，對素食戒殺的風氣，我國也是最盛，惟佛所闡素食，不盡然是為人畜平等，實乃是顯明因果輪迴，因楞嚴經上說：『人死為羊，羊死的為人』，生死是相續的，輪迴是無已的，對現在的相吞相殺，安知不是前生的父母眷屬麼？祇隔世成異，當然是相認不得了。

更進一步說佛教是度生的，其重要則在感化，凡遇有含識，並應生慈悲，不應驚擾。況古時的高僧們，每能馴服猛虎野獸，所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那不都是一般聖賢的仁慈愛類麼？不然的話！何以而能臻至此地步，實則禽獸食人，亦是由此心力感召，彼有加害的心，此有殘殺之意，這心力是不可思議的，信以當然呢！過去一般人的見解，說素食是佛教的迷信，現代的思想，說素食是人生的真理。以素食比較合乎理性得多，以人類同是動物，自然是要互相愛護。至於人類所以嗜好吃肉的原故，就物理學家之推測，說人類是由野獸遞進的變化而成，故有的習性未除，此可以表示肉食，太不合乎人道的。無如一般人們，不曉得此道理，只知道作踐，以宰殺為很平常的事，絕不知刀俎之下，是何等的痛苦，一遇有婚嫁嫁娶，動輒而為宴飲便殘殺生命，那豈不是忍心害理麼？況人莫不愛命，物亦莫不愛命，如是殺了牠，拿來充我口腹，豈不知靈性一殺，雖說是形像不同，却是同屬有情的動物，吾人能不戒殺麼？所以素食的人，則不以利刃剖其腹，或剝皮，刮鱗，或是斷喉喪骸，或是沸湯活煮，或是以鹽酒生醃，在一羹之下而斃數命，或一餐之間而傷衆生，舌尖有味，過喉即空，能不思殺孽的積債，禍患即伏於來世。世人若能素食，培植一點善根福德，留些餘慶及於他世，使彼能離惡道，存心愈善，培植愈深，在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在濃時而不欣喜，在淡泊時而不厭惡，方能做到切實的功夫。要以食唯其時，不必過於奢侈：『鹽肥甘非真味』，若要真味，只有淡泊。所以蔬菜是調和飯食的必須品，日常所用不可或缺！其味的由來，則由其根而發，凡是種了善根的人，素食的人，要厚培其根，則享其味道一定是很濃厚的，『是以菜根之香，非定性者莫喻，』既然是性一定，當要生同情之心，方不貪那適意於口腹，便可免結累世的深仇大恨，造成來世的惡孽，不得不重視於因果報的由來，歸根於作善作惡的。是以素食的利益很多，其主要的則在清潔衛生，慈悲經濟，少患疾病，護生戒殺，則弘法利生之道由此而興，慈悲憐愍之心，油然而生，我們人類能不慎重而自勉麼！

心的種種

省立
嘉職 郭立初

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是說此心原本純潔。」國父說：「人著心之器，」是說心是人的「一身之主宰。人的行為，善惡邪正一本於心。此心雖本純潔，然因種種關係，它的動向就變化多端了。於是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心，如仁心、恒心、決心、誠心、信心……等等，現在讓我將這些因動向而變化的心對於人生的影響如何，細分析一下：

①仁心：人須要有仁心，有了仁慈心，方能仁民愛物，人與人之間方能和善相待，推廣起來，可以齊家治國。

②恒心：無論做事或學佛都要有恒心，有了恒心，方能不間斷，不中止的去做。則山可移，海可填，把鐵杵也可磨成繡花鍼。致於求學，若有十年面壁的毅力，必能一鳴驚人。故語云：「有恒為成功之母。」

③信心：做事必須要有信心，有了信心，才會產生堅強的信念，信念堅強，才能果斷，才能成功，如無信心，則會猶疑不決，就難免半途而廢了。

④決心：立定志向，堅持不移，毅然決然，不顧一切犧牲，不達目的不止。

⑤誠心：人如有了誠心，則可以格天，可以前知，開誠布公，推誠相與，愛人之深，沒有可比這個心的。

⑥欺心：也就是虛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曾文正公說：「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自欺以欺人，一定貽害終身也。

⑦偏心：以私欲為當理，自視過高，視人益輕。人之有技，妬嫉以惡之，人之彥聖，則痛其善於己。故荀子說：「凡人之惡，偏傷之也。」所以中庸之道，實在不偏不倚。

⑧私心：也就是自私自利，有私心的人，只知私心自用，有己無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這種心就是古人所謂「心中之賊。」

由以上種種看來，可知心的動向，對於人生的影響是如何的大了。心的動向，雖有千變萬化，歸納起來不外邪正兩種。人生的禍福、榮枯、顯晦、成敗，只在此心一念之差罷了。

如今大陸淪陷，正是時代考驗我們。為了解救大陸同胞，消滅共匪，恢復國土，重整佛教，尤須發揮仁心，抱定恆心，堅強信心，痛下決心，還要開誠心，去欺心，矯偏心，祛私心才好。



車禍

劉杰

車子摔在橋底下，四輪朝天，機械損壞了，人也死的死，傷的傷。我看到過如是車禍，不是一次二次，而是在五次以上。

每一次目擊如是車禍，閉下眼睛，雙手合十，唸聲「阿彌陀佛！」

車禍的確太可怕，不論輕的車禍，車子撞在樹上，只保險桿彎一點，水箱撞壞一點，對於坐在車上的人，還是有莫大的驚嚇，車禍過後，心有餘悸。

人自娘胎裡落地下，就具備了生存的技能，「一根茅草，頂一個露水珠子。」一個人一分糧，上天就注定的。天下沒有餓死人，只有懶死人。

一個人自墜地起，娃娃學語，以至讀書明禮，一旦天拆，確是件大的還本。何況，人生前一個小時，還活潑潑的，談笑風生，坐在車上，誰能預測到一小時後的死亡。

那些駕駛車子的朋友，我聽說肇禍的車子，十之八九是車子速度過高，再不然就是司機情緒不佳，當用剎車時不用剎車；當減低車速時不減低車速。

至於機械方面的毛病，天候的不

好，那是極少數的少數，而且就是肇禍，也不會那麼嚴重，頂多機械損壞，不會連人員也有傷亡率。

所以，我切望歡喜開快車的朋友，時時為車上的人打算，處處想到安全。一個人的生命，有一個生命的價值。我是個佛教徒，我特別重視生命。看見別人拿出白光的刀子，我腿發抖起來，臉蒼白起來。別人要是殺一隻雞，我閉上眼睛，好半天都不敢睜開來。

每個人都具有慈心與善心，只是慈心與善心的多與少。慈心與善心表現不表現出來。有些人被外界的事物利誘，把慈心與善心埋在心裡；有些一時情感衝動，心一橫，管它慈也好，惡也好；加足油門，任其擺佈。

我也是一個開車的人，兩年前我開的車子，朋友們都不敢坐，車開的如飛般的過去，是有名的快車。自我的慈心與善心一發起，我再不敢開快車，我儘量在為全車人的生命打算！肇禍，對個人沒有好處；對坐車人沒有好處；對佛心還有虧欠。沒有好處，只有壞處的事，還是少做，至少做不如不做！



釋西諦宜蘭行

萬人空巷鞭炮連天

美僧釋西諦駐華大使館受具足戒
(本刊訊)美國和尙釋西諦法師，於本月十八日，在駐華大使館，由駐華大使莊希泉，親自主持，舉行受具足戒典禮。到者有：駐華大使莊希泉、夫人、秘書長、參贊、領事、隨員、及各界人士。典禮由莊大使主持，首先由釋西諦法師，向在場諸位，致歡迎詞。繼由莊大使，致詞。莊大使謂：釋西諦法師，遠道而來，受具足戒，實為佛教界之盛事。希望法師，在華期間，能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最後，由莊大使，為釋西諦法師，授具足戒。典禮在莊嚴肅穆之氣氛中，圓滿結束。

(本刊訊)美國蘇悉帝法師，於四月二十二日，由美國飛抵台灣，並由宜蘭縣政府，派員前往機場，迎接。法師抵台後，即由宜蘭縣政府，派員陪同，前往宜蘭縣立醫院，參觀。法師在醫院期間，曾與該院院長，及醫護人員，交換意見。法師並曾，在醫院內，為病友，講經說法。法師在宜蘭期間，曾先後，在宜蘭縣立醫院，及宜蘭縣立中學，舉行演講。法師在演講中，曾闡述佛教之教義，及弘揚佛法之重要性。法師在宜蘭期間，曾先後，在宜蘭縣立醫院，及宜蘭縣立中學，舉行演講。法師在演講中，曾闡述佛教之教義，及弘揚佛法之重要性。法師在宜蘭期間，曾先後，在宜蘭縣立醫院，及宜蘭縣立中學，舉行演講。法師在演講中，曾闡述佛教之教義，及弘揚佛法之重要性。

「禪學大成」半價預約辦法

- 一、全部五十九種壹百一十四卷。模造紙三十二開本，三千八百頁，精裝六冊。國內每部訂價新臺幣三百元，半價預約每部新臺幣一百五十元。另加郵費五元。海外訂價港幣六十元，半價預約三十元。另加郵費五元。
- 二、本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登記預約，六月十日出書。交款辦法，國內請利用人生雜誌「八二五五」郵劃賬戶，免費匯款。海外則由人生雜誌分社接洽預約。

「禪學大成」七大特色

- 一、本書原係日人編輯，搜集中日、韓三國歷代禪宗高僧名著，共一百一十四卷，三千八百頁，是禪學中最完善之讀本，此為特色之一。
- 二、本書百分之九十以上係我國歷代禪家名著，餘係日韓高僧作品。對禪學不啻作一歷史性系統介紹。且為研究禪學者一有力的參考。此為特色之二。
- 三、本書每冊開始，載有解題，對全書所收各篇名著，內容、版本、作者身分、歷史，逐一加以考證說明，俾讀者於數分鐘內洞悉瞭解全書大意，此為特色之三。
- 四、本書所收禪學名著，上自盛唐，下迄明季，舉凡禪家巨匠名著，無不包羅殆盡，較之現存各種孤本禪宗語錄，特為完善，此為特色之四。
- 五、本書內有若干篇為詩文筆記性質，讀者除因了解禪理外，對於佛門之文學氣韻與踐履風格，皆有深切之認識，此為特色之五。
- 六、本書著者人或中國禪僧東渡，或東國禪僧西來，讀之可以追溯當年兩方佛教交流狀態，且因而涉及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實為學術上之珍貴資料，此為特色之六。
- 七、本書洋裝巨帙，皮藏既宜，攜帶尤便，此為特色之七。

茲預約
貴館出版禪學大成
賬戶匯上新臺幣
中華佛教文化館
部茲由「八二五五」人生雜誌郵政劃撥
元請予登記為荷 此致
姓名：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省立農學院 成立「智海學社」

(臺中訊) 臺灣省立農學院智海學社經數月之籌備，業於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假該院會議室舉行成立大會，除出席全體社友(實際登記入社者八十人)及應邀列席指導之該院教務主任羅清澤教授、農學院經濟研究所長李慶豐博士、與倪清卿、許祖成等教授外尚有中佛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代表周宜德居士及中佛會代表周宜德居士、朱鏡宙、蔡念生、傅益永、呂佛庭、朱斐等居士均蒞會觀禮。尤可喜者，乃為該院前任教授現任考選部政務次長周邦道居士甫於是日上午在總統府自主持下參加宜督就職後，匆匆兼程南下，抵中後逕赴該院參與此一盛會，可見其熱心扶植該社之熱忱，使全體社友極感奮，大會開始後公推籌備會侯家駒主席，並宣佈該社宗旨為：「研究佛學義諦，探討人生真理；……並闡明一智海」二字之意義，繼請林慶宏同學報告籌備經過，然後請佛敎界大德分別致詞。李炳南居士勉勵社友研究佛學須有恒心，且須注意環境，改進現實生活，朱鏡宙居士大講唯識精義，蔡念生居士則講佛敎宜適應時代不可過份守舊，周宜德居士周宜德居士強調智海能渡人脫離煩惱。

智海學社成立後，即以農事為喻，闡明修慧途徑。傅益永居士寄以厚望，朱斐居士則手提快鏡，大閃電光爭取鏡頭。負責籌備諸同學是日除忙於接待師長來賓外又自出資購備大量糖果，招待社友及來賓。而周宜德居士則自臺北携來大專適用佛學參考書籍四百餘冊當場散發每人四本。此外，其個人並贈送大批獎品供社友摸彩以助餘興。第一獎為高橋燈一盞，謂係象徵智慧光明；照破黑暗。第二獎為大圓鏡一面，係象徵佛性清淨，一塵不染；普通獎為健康糖每人三包意喻趣入經藏法味無窮，同學間之俱感寓意深遠。

大會中，討論及通過該社組織章程，並選舉社務委員。結果，王國元、劉歷生、蕭煥松、李清翔、張阿川、雷偉雄、翁義雄等七人當選。邱水同、張泰柔、伍敬業等三人候補。

臺北成功中學 一悟法宏學中功成

(臺北訊) 本市成功中學為使該校幸學子瞭解佛法起見，特請善導寺監院悟一法師於上(四)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時至四時假該校成功講座禮堂講演佛法。悟一法師以佛法的中心思想為題，演講一點鐘，在規定時間講完後才悟師事先準備的題材才講了一半；在不得已才情形下，只有當眾徵詢意見，結果諸位同學齊聲要求一次講完，但因講題豐富非一點鐘不能講了，而時間又無法延遲太久，結果由該校劉立男先生採取折中辦法，決定於五月三日下午三時四十分繼續講完該題。

白聖鳴謝啟事

上月南行宏法，突遭車禍，並與同車賢順法師，釋西諸法師，楊秀鶴，陳進財諸居士，均罹創傷，幸非嚴重，乃蒙地方長官殷勤救護，南部教會盡力護持，海內外長老法親教友，暨各界長者名流，函電慰問，或親臨撫視，或遠道送迎，或惠賜藥食，高誼雲情，感深銘刻。茲當初愈歸來，不克分陳謝意，尤用款悃。謹申慚感之忱，敬祈惠予亮察是幸。

同學們得到圓滿結果後齊聲喝好，高興非常。聽講之聽眾為該校高二高三兩級的學生，計有壹佰餘人，濟濟一堂。

慈航中學第二期興建教室七間，最近即將動工。該校董事會、家長會、校務促進委員會、聯合舉行彩券遊園會，定於六月四日，下午二時假善導寺開彩。彩券共計壹萬號，每張五拾元。獎品計有：金筆、西裝料、六一型金筆、五一型金筆等。其餘各券有獎，隨到隨取，聞各界購獎者甚為踴躍云……。

覺生月刊精製佛誕節用品

- 一、銅浴佛像(電鍍色)高五寸每尊二百元。
- 二、世界佛敎旗(布質)——大型每幅一百元，中型三十五元，小型十五元。
- 三、琉璃質胸前佛敎旗章，每個五十個以上八折優待。
- 四、佛誕遊行紀念章，每個二元。
- 五、七彩佛誕卡片，每套三張定價三元，購二十套以上者，八折優待。

總流通處覺生月刊社
臺中市郵局第二十號信箱
郵政劃撥中字第二三四五六號

徵求經藏正編轉讓啟事

某佛弟子誠徵藏經正編，如有願意割愛轉讓者，標明價格，請向中華佛敎文化館函洽，代為辦理。

中華佛敎文化館謹啟



中台禪寺合作的成果
佛敎界創舉
妙音獨持型體莊嚴
大小貝備價錢便宜
出版經書代為印行
歡迎惠顧歡迎批發
目錄函索即寄

國際佛敎文化服務社
社址：臺中市北區銅村里寶覺寺

中華佛教文化館

印藏紀念堂落成禮

(本刊訊)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新印藏紀念堂已於四月三十日舉行落成並懸匾典禮，恭請臺北華嚴蓮社，智光長老，主持揭幕懸匾。「印藏紀念堂」淡黃色橫匾一方，龍飛鳳舞，係出名士梁寒操先生手筆。下款加跋：「東初法師主持影印大藏經，歷五載而成，於佛教文化宣揚，與世道人心改善，功德匪細，斯堂之建，將永久陳設，供編纂學者研究，甚盛事也。既為題額，並記緣起。」體堂佈置，莊嚴肅穆，聯幅字畫，琳瑯滿目。典禮自上午十一時開始，佛前上供鳴砲懸匾之後，即由該館館長東初法師報告，印藏及籌建紀念堂之經過，旋請智光長老開示。對印藏功德諸多讚歎，對印藏功臣，提出表揚，繼由來賓，王監察委員贊斌先生致詞。該日上午，雖然陰雨連綿，赴此一勝典者，仍極踴躍，計到有智光長老，悟一，妙然，清月，連航，性如，煮雲等諸法師，王贊斌，張少齊，張清揚，韓同，錢召如，張超，陳志皋，蔣伯邢，李慶鶴，彭慶修，蘇泰楷，張若虛，張月珠等諸居士，尤其星雲法師特自宜蘭趕往，因為鐵路故障，到達之時，已是午後了。

本刊啓事

- 一、本刊年來均在捉襟見肘的經濟情形下，勉力繼續出版，一則用報佛恩，二則用報廣大讀者的愛護之忱。
- 二、我們不奢求大量的捐助，只要求到期的訂戶惠予續訂，老的讀者介紹新的讀者。
- 三、為求本刊繼續出版，務盼大家支持，一年訂費三十元，對讀者來說，實在是件小事。對本刊而言，却是一樁功德。

人生雜誌社謹啓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港佛聯函謝華僑佛教會

美國駐香港領事 (Mrs. Am nadelle Lee Barrele) 安拿標路李布爾夫人去歲十一月回國休假，現屆期滿，乘輪返任所。於途次檀香山時，特詣檀山華僑佛教總會拜訪，知定大和尚，該會特設齋點款待，與布爾夫人同行者，有美國商八六高齡之B.D. 何路十勉夫婦，是日陪席者，除該會各位法師外，有前任主席曹添求居士夫婦，現任主席彭官利居士，副主席陳昭明居士，黃愛邦居士，及該會董職會友等數十人，餐後拍照留念，談甚歡。餐後始照別。又去歲該會曾托美海軍戰艦運返香港舊衣參百一十大包，賑濟貧苦同胞。該會得接香港佛教聯合會來函致謝，並詳報辦理賑濟情形，茲將該函及分發施衣團體照錄於後。敬啓者：前由星島日報轉來貴會捐送濟貧之舊衣物參百一十包，已分配一十五個團體，(另紙列呈) 妥爲派送，貴會胞與爲懷，連年均有收集，運回祖國濟貧，自是我佛慈悲救苦救難本旨，良足欽佩，當此固陋沍寒。貧民得此暖同挾纊，敝會謹代表貧苦大眾領謝賜恩。運輸費用已由敝會計付，區區伸謝，毋庸計及，尚函伸謝。諸惟垂照，此呈檀山華僑佛教總會曹添求大居士知定大和尚慈鑒。香港佛敎聯合會晚學釋筏可，陳靜濤，頂禮一九六一年二月廿日。

檀山華僑佛教總會運濟貧衣物參百一十包分配如下：佛教黃鳳翎小學，佛教黃煒堯小學，各二十包。佛教中華小學十包，佛教寶覺中學十包，佛教寶覺小學十包，佛教慈念小學十包，佛教觀音小學十包，佛教慈惠小學十包，佛教道慈小學十包，佛教菩提小學十包，佛教慈泉小學十包，佛教慈山小學十包，佛教大光中學十包，佛教聯會十包，佛教慈航小學十包，佛教屏山寶覺小學十包，佛教正覺蓮社施衣處十包，佛教妙法精舍十包，佛教慈安老院廿包，佛教慈蓮安老院廿包，大嶼山寶蓮十包，佛教慈濟院十包，沙田海雲園伍包，荃灣南天竺廿包，大佛寺十包。

人生雜誌 第十三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著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訂閱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 (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辦法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